

第五章、彼入因果₂

第一節、總明因果

如是已說入所知相，彼入因果云何可見？

這是第五章「彼入因果」。前面的第四章「入所知相」，主要的是說修唯識觀，得無生法忍的意義、方法。其中也提到「善備福智資糧」這句話，這句話的意思就是不單是修唯識觀悟入所知相，也要栽培無量的福德智慧的。這以下這個第五章「彼入因果」，就是詳細地說到「善備福智資糧」的這個意思，就是只是悟入所知相固然是最重要的要智慧，可是若沒有福智的資糧，也還是不能成功的，所以這底下說到六波羅蜜，就是福德智慧資糧的意思。

「如是已說入所知相」，前面這樣地已經宣說了多聞熏習、如理作意，就可以悟入所知相的平等法性。「彼入因果云何可見」，彼悟入平等法性的因，悟入以後的果，就是六波羅蜜，那麼怎麼樣才能夠明白呢？先提出來這個問題，這以下就解釋。

謂由施，戒，忍，精進，靜慮，般若六種波羅蜜多。

怎麼叫做「彼入因果」呢？就是佛陀所常說的有施波羅蜜、戒波羅蜜、忍波羅蜜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，這六種波羅蜜多就是「彼入因果」了，這是先標出來這一章的大意。

云何由六波羅蜜多得入唯識？復云何六波羅蜜多成彼入果？

這以下就是一樣一樣地解釋，解釋中分兩個階級：一個階級就是在悟入法性之前的這個賢位，就是資糧位這個時候；一個是悟入法性之後的聖位，得入無生法忍以後登地的菩薩，分這麼兩個階級來說明六波羅蜜的差別。先提出這個問題，「云何由六波羅蜜多得入唯識」，說是我們想要悟入平等法性、得無生法忍，那麼我們要怎麼樣子修行六波羅蜜多才能夠悟入這個唯識性呢？「復云何六波羅蜜多成彼入果」，又怎麼樣的情形，同樣的六波羅蜜多，可是得無生法忍以後就

成為入法性的果了呢？這個一個因一個果，他們有什麼不同呢？說這個意思。

謂此菩薩不著財位，不犯尸羅，於苦無動，於修無懈，於如是等散動因中不現行時心專一境，便能如理簡擇諸法得入唯識。

這是先說明悟無生忍之前的時候需要學習六波羅蜜多的相貌。「謂此菩薩」，謂這位發無上菩提心的菩薩，他若想要得無生法忍，他一定要學習六波羅蜜多。第一呢，他要學習這個布施波羅蜜多，就是「不著財位」，他不愛著我們世間上的財富的這件事，不愛著這件事，他要能放得下。這個「位」就是名位、地位，他是總經理，或者是董事長，或者是省主席，或者是總統，世間上的這些名位你也要放下，當然這也就是財富。放下了，你才有時間有精神去學習佛法，才能悟入平等法性的，「不著財位」。「不犯尸羅」，你還需要不能夠毀犯所受的清淨戒法，你不能毀犯。你不毀犯的時候，身心清淨，你才能學習佛法，悟入法性的。

「於苦無動」，這個苦，「於苦無動」這是說這個忍波羅蜜。前面一個施波羅蜜、一個戒波羅蜜，這是說忍波羅蜜，就是內心與種種的境界接觸的時候所感受到的這些苦惱的事情，這個事情你要能忍受得住，你不能夠因為受到一點苦，你這一點的道心就動搖了，「我不相信佛法了！我不修行了」，受到一點苦的時候就這樣子，那你不能悟入唯識觀的，不能悟入平等法性的。你這個意志要堅定，有苦的時候你要容受得住，能受得了，所以叫「於苦無動」。這個下面的文就更詳細地會解釋怎麼叫做苦這些事情，或者是身體上的苦，有什麼病痛，或者是人與人之間的糾紛的苦惱，這些病痛，或者大寒大熱這些問題，你要忍受得了。「於修無懈」，這個修唯識觀的時候，你要精進，不能懈怠，要有這個條件，你才能夠悟入法性的。

「於如是等散動因中不現行時心專一境」，這個「散動因」，使令心裡面散亂，向外去攀緣這些事情，這叫做「散動」。這個「散動」的各式各樣的情況是什麼呢？就是「著財位」，你要去想錢去，還想要把自己的地位要提高一點；還有你毀犯尸羅，或者有一點事情你就忍受不了，忍受不住；或者是懈怠，這都是「散動因」。這個散動的因，各式各樣的散動的因緣，「不現行時」，你能夠克服住，克服了

這一切的事情，能「不著財位，不犯尸羅，於苦無動，於修無懈」，這就是「散動因中不現行」，沒有這些散亂的因緣了。然後你才能夠「心專一境」，你現前的這個明了性的心才能在一個境界上專注，專一地安住不動，你才能夠修習禪定，修習奢摩他的，就是這樣意思。「便能如理簡擇諸法得入唯識」，這個時候你心才能夠，你才能夠發出來智慧，在專一寂靜的奢摩他裡面才能發出來智慧，你才能簡擇，就是觀察，觀察諸法都是內心的分別，唯識無義，這樣子你才能契入一真法界的。這就是在悟無生忍之前，悟入唯識性之前，你要這樣學習六波羅蜜的，你才能夠有成就的。

菩薩依六波羅蜜多入唯識已，證得六種清淨增上意樂所攝波羅蜜多。

這是得無生法忍之後，就是得入極喜地之後六波羅蜜的情況。這上面的意思呢，先要成就清淨的意樂，成就清淨的意樂，你這個六波羅蜜多你才能夠殊勝。「菩薩依六波羅蜜多」，這位悟入了唯識性以後的這位菩薩，他「依六波羅蜜多入唯識已」，就是在得無生忍之前，他修行這六波羅蜜多，對治了前面著財位、犯尸羅、於苦不能忍受、懈怠的這一切事情，這一切障礙都消滅了，他就悟入唯識性以後。「證得六種清淨增上意樂所攝波羅蜜多」，他就能夠證得了，就是成就了這個六種清淨的增上意樂所攝的波羅蜜多，這個清淨增上意樂所成就的波羅蜜多。這個「清淨」的「增上意樂」，這個「清淨」就是沒有煩惱，你若有煩惱就是染污了；沒有愛煩惱、沒有見煩惱，簡單地說就是沒有執著心。這個「增上」，就是特別有力量的意思，特別地有力量。這個煩惱也是力量，我們發道心也是力量，現在只是這個發道心的清淨心有力量，叫做「增上」。這個「意樂」是什麼意思呢？後邊倒有詳細的解釋。「清淨增上意樂所攝」的「波羅蜜多」，就是六種波羅蜜多。這句話是標出來，標出來這六波羅蜜多由清淨增上意樂去推動的，那就是得無生法忍之後的六波羅蜜的相貌。

是故於此設離六種波羅蜜多現起加行，由於聖教得勝解故，及由愛重，隨喜，欣樂諸作意故，恒常無間相應方便修習六種波羅蜜多速得圓滿。

這個「是故」，就是承上面那個「清淨增上意樂」。因為你成就了清淨的增上意樂的關係，所以「於此」六波羅蜜多，假設你離開了「現起加行」，於此六種波羅蜜多你沒有現起的加行，沒有現起六波

羅蜜多的活動，你沒有這樣。譬如說我們若是修學六種波羅蜜多的時候，我們努力提高我們的道心，我們要有一番努力，我們才能夠有施波羅蜜、戒波羅蜜、忍波羅蜜，乃至般若波羅蜜，我們才能這樣。但是現在得無生法忍的菩薩，已入唯識性的菩薩，他就沒有現起六波羅蜜的活動，他也一樣能成就、能圓滿六波羅蜜多。什麼原因呢？

「由於聖教得勝解故，及由愛重，隨喜，欣樂諸作意故」，所以他能夠有這樣的境界。因為得無生法忍、悟入唯識性的這位菩薩，他是「由於聖教得勝解故」，因為他對於六波羅蜜多的聖教，佛開導菩薩修習六波羅蜜多的這個法門，他對這個法門「得勝解故」，他成就了特別有力量的信解心，特別有力量的信解。或是這個布施波羅蜜也得大功德，得什麼什麼功德，乃至般若波羅蜜有什麼什麼功德，佛這樣的開示，他有深刻的信解、有力量的信解心，這是一個原因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。譬如說我們感覺到自己愚蠢，才覺悟到智慧的重要，這時候就歡喜去求智慧；如果是我感覺我的智慧很大了，那再去求智慧這個心情就不多了。那麼也因為聖人，得無生法忍以後是聖人，聖人對於佛的恭敬心是特別強的，和我們凡夫不同，我們凡夫也能夠對於佛菩薩有信心，但是不能和聖人比。那麼聖人對於佛陀的恭敬心特別強，所以佛所開導修行的法門他這個信心也特別強，這個特別強的心情是他圓滿六波羅蜜多的一個力量，一個動力，「得勝解故」。

「及由愛重」，這個「愛重」，前面說愛重作意、隨喜作意、欣樂作意。這個愛重作意就是這個法門能夠成就這麼大的功德，他對這個法門這個愛敬，愛樂、恭敬、尊重的心情也特別強，這個人。他看見得無生法忍的聖人和我們凡夫很多的地方不同，這個聖人他能與大菩薩通消息，就是雖然他現在還在凡夫世界，但是他能同大菩薩隨時能有來往。初得無生法忍的聖人，雖然他現在還是有漏的身體，還是個苦惱的境界，但是他能和佛菩薩來往，他就感覺佛菩薩成就了六波羅蜜的功德，真是太好了！所以他就對這個法門非常的愛重，愛重這個六波羅蜜多。「隨喜」，「隨喜」是說別的人，十方世界的這些大菩薩，他們在修這六種波羅蜜多的時候，他心裡面歡喜、讚歎，能有這種心情。

「欣樂諸作意」，還有「欣樂」，「欣樂」就是這位菩薩看見佛的境界，這個六波羅蜜多所成就的功德的偉大，看見這些大菩薩能這樣修行六波羅蜜多，他就特別地歡喜，希望自己和一切佛教徒大家都成就這種功德，這叫做「欣樂作意」。就是「愛重」作意、「隨喜」作意、「欣樂諸作意故，恒常無間相應方便修習六種波羅蜜多速得圓滿」，所以他就是不需要特別地力勵地勉強自己，他就能「恒常無間」，長時期地、不間斷地「相應方便修習六種波羅蜜多」，他就能這樣做。恒常不間斷地、長時期地「方便修習」，與修習「六種波羅蜜多」的方便常能夠相應不離。這個「方便」是個善巧的意思，善巧是什麼？其實就是智慧。方便善巧的智慧，他用這個智慧常常去修習這六波羅蜜多而不間斷，相應不離，所以他的六波羅蜜多「速得圓滿」，很快地就圓滿了。那麼這是說我們凡夫要修行六波羅蜜多就不是那麼樣的容易，要「現起加行」，自己勉強自己才能去做功德。若是入了聖位的人，得無生法忍的人不是，他不需要特別勉強，他就能夠修行六種波羅蜜多，所以他的波羅蜜多很快地會圓滿。

**此中有三頌：已圓滿白法；及得利疾忍；菩薩於自乘，甚深廣大教；
等覺唯分別，得無分別智；希求勝解淨，故意樂清淨；前及此法流，
皆得見諸佛；了知菩提近，以無難得故。**

這裡有三頌。前面這一段是說有這個「清淨增上意樂」，所以他能夠「恒常無間相應方便修習六種波羅蜜多速得圓滿」，這以下這三個頌就是顯示意樂的相貌，什麼叫做清淨增上意樂？說這件事。這裡面有三個頌來介紹這個意樂的相貌。

「已圓滿白法；及得利疾忍」，這一共有七個相貌，第一個就是「圓滿白法」，這個是資糧的意思。就是這位菩薩他在勝解行地，在資糧位的時候，他已經「圓滿白法」，已經做了很多的功德。「白」，是個清淨的意思，他不做這些有罪過的事情—就是污染了。他已經圓滿地做了很多的功德了，所以他能夠成就清淨的增上意樂，是這樣子。

「及得利疾忍」，不但是圓滿了很多的功德，而且還成就了「利疾忍」。這個「利」是銳利，很迅速的意思，不遲鈍。這個「忍」呢，這個印順老法師的解釋就是那個四尋思、四如實智裡邊的忍。就是通達了一切法是唯識無義的，所以他能夠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種種的功

德，能圓滿白法，他有這樣的智慧的關係。這個「忍」就是智慧，那麼成就這樣的智慧的關係，所以他能夠得到清淨的意樂。這個清淨的意樂明白點說就是得無生法忍的聖道，叫做清淨意樂。而這個「圓滿白法」、「得利疾忍」，那是在資糧位的時候的功德，因為你有這樣的功德，你才能成就這個清淨的增上意樂。

「菩薩於自乘，甚深廣大教」，這是第三個相貌。就是發無上菩提心的菩薩，他對於他自己所應該學習的佛法，這就是有小乘佛法、有大乘佛法，「自乘」就是屬於大乘佛法。他對於大乘佛法努力地學習了，他要學習大乘佛法的。這個「甚深廣大教」，就是這個大乘佛法裡邊宣說甚深的法性的道理，一切法無我的道理，這是大智慧境界。「廣大」，宣說無量無邊的禪定，甚深的三昧，那麼叫做「廣大」，也是廣大的事情。或者說這個「甚深」就是指這個般若波羅蜜，其餘的五波羅蜜名為「廣大」，那也是可以的。就是這個菩薩他對於大乘佛法的甚深廣大的佛教，他努力地學習過，這也是獲得清淨增上意樂的一個條件，要這樣子的。

「等覺唯分別，得無分別智」，這是這個作意，作意的相貌，也就是修止觀了。他能夠普遍地覺悟一切法都是內心的分別，一切法都是無義的，唯有內心的分別而已。他能這樣子作意觀察，就是修止觀。「得無分別智」，所以他成就了無分別的智慧，才成就這個無分別的智慧的。這個「無分別智」這一句話呢，無性菩薩解釋是對治的意思。「等覺唯分別」，所以成就了無分別智，成就了無分別智就能對治一切的執著，執著心，能對治有所得的執著心，那麼你才能成就這個清淨的增上意樂，是這樣意思。

「希求勝解淨，故意樂清淨」，這一句話就是真實地說明清淨意樂的相貌。清淨意樂，這個意樂是什麼？就是「希求」和「勝解」這兩個意思。「希求」，就是要求得無上菩提，這個求。而這個求呢，這個希求心是由信心來的，有了信心才有希求的意思。譬如說你相信作生意能發財，你就去作生意去求財去，是這樣意思。我相信能得無上菩提，那麼你就會有希求心，我想要得無上菩提，這個「希求」就是欲的意思。這個因為有信心，所以你會希求聖道的願，這是一個原因。第二個是「勝解」，「勝解」是什麼呢？就是因為有勝解，所以你才有信心。這樣子呢，「勝解」是信心的因，「希求」是信心的

果，所以清淨意樂就是信，當然這個信不是我們凡夫的人，這是聖人對於佛法的信心。這個「勝解」，就是對於佛法、對於第一義諦有深刻有力量的通達的智慧，叫做勝解。

那麼這樣說呢，由勝解而有信心，所以佛法的這個信從勝解而來的，由勝解而有信，因信而有希求，因為有信心才會有希求。所以既然說到有希求心，有了勝解，那就表示裡邊已經有了信心了。而這下面這個「淨」就是信，是清淨的信心，當然這是因為已經得無生法忍了，已經得無生法忍，他有無分別智了，而他有希求，有勝解，有清淨的信心，他是與無分別的智慧相應的。「故意樂清淨」，所以他這個清淨的意樂，他這個意樂是特別清淨的，沒有染污，沒有煩惱的污染，這叫做清淨增上意樂。這個清淨增上意樂在勝解行地的時候已圓滿白法，圓滿白法就是做種種功德，做種種功德要有「利疾忍」，不然這個功德做不成，不然這功德做不成。你說你要舉辦一個佛教的集會，不管是什麼樣的佛教裡面什麼樣的法會，譬如說做一個青少年的佛學班的話，你也要有忍，不然這件事你做不成；說我要做一個禪七，你也要有忍。只要是要集會很多人來成就這件功德的時候，你一定要有忍，不然這件事做不成，因為你要所利益的人不是法身菩薩，不是佛，是凡夫，是利益這些凡夫的時候，很難說像你理想的那樣子，所以你一定要有忍。所以「圓滿白法」，表示你一定要有忍，不然的話這個白法不能圓滿。可是這裡邊要有「於自乘，甚深廣大教」，要學習佛法作基礎的，說我要去做種種功德，你要有學習佛法的智慧，你才知道什麼是功德，什麼是罪過，不然不知道，不知道這件事已經做錯了，自己不知道，你要學習佛法。「菩薩於自乘，甚深廣大教」，要經過一番的學習，你才能圓滿白法，你才能知道這個忍是一切功德成就的一個重要條件。這個清淨意樂要有這樣的基礎，而且還要「等覺唯分別，得無分別智」，這才能成就這個清淨增上意樂。什麼叫做清淨增上意樂呢？「希求勝解淨，故意樂清淨」，這是清淨增上意樂的相貌，可見這個清淨意樂可是不簡單的事情。

「前及此法流，皆得見諸佛」，這個清淨增上意樂還有一個相貌，什麼呢？「前」，這個「前」是站在無生忍這個地方說話，就是得無生忍之前。得無生忍之前，就是那個加行位，得這個煖、頂、忍、世第一的時候，叫做「前」。「此法流」，就是現在在這個得無生忍這個時候，得無生法忍這個見道位，見到聖道的這個時候。「皆得見諸

佛」，這個「此法流」世親菩薩解釋是在三摩地裡面，在三摩地裡面，就是在禪定裡頭。在禪定裡邊也就是見第一義諦的時候，你見第一義諦是在定裡邊，而不是在散亂心裡面能見聖道的。這個其他的經論上說，這個「流」這個字，「流」者聖道也，是聖道。譬如這個初果須陀洹就叫入流，那個流就是聖道。這個「法流」，就是第一義諦的聖境，也是在三昧裡邊的境界。「皆得見諸佛」，這可見在加行位的時候是能見到十方諸佛的，這個得無生法忍的時候也是能見到十方諸佛的，也能見到佛的。我們在《高僧傳》上也看見有這種事情。所以一個人自己學習佛法，用功修行，「我開悟了，我得聖道了」，你見到佛沒有？這上面有這樣意思。就是得聖道一開始的時候，十方諸佛在三昧裡面出現，在《楞伽經》也有這個話，那麼這叫瑞相，就是你成就了清淨增上意樂的時候有這樣的瑞相，能見到十方佛的，有這個事情，「皆得見諸佛」。

「了知菩提近，以無難得故」，這是第七個相貌，如果算那個無分別智單獨算一相，那就是第八個相貌，就是得勝利的相貌。得什麼勝利呢？「了知菩提近」，他得無生法忍，成就清淨增上意樂，見到十方諸佛，見佛聞法了，他有這樣的瑞相了，他自己就知道他得無上菩提不遠了。「以無難得故」，他成就了清淨增上意樂，對於修行六波羅蜜廣度眾生的事情不感覺到難，不感覺到難，他有這個殊勝的微妙方便得無上菩提不難，他有這種感覺，所以「了知菩提近，以無難得故」。

這三個頌來讚歎這個清淨增上意樂的相貌，也就是得無生法忍之後修行六波羅蜜多的相貌，這樣意思。

由此三頌，總顯清淨增上意樂有七種相：

前面是這個頌，這底下用長行來解釋。由此三個頌，「總顯清淨增上意樂有」七個相貌，哪七個呢？

謂資糧故，堪忍故，所緣故，作意故，自體故，瑞相故，勝利故。

「謂資糧故」，就是「已圓滿白法」，這是資糧，修學了很多很多的功德。「堪忍故」，就是那個「及得利疾忍」，有這個堪忍，你

能夠容忍，不管遇見什麼境界你的心能忍得住，不衝動。「所緣故」，這個「所緣故」就是「菩薩於自乘，甚深廣大教」，這是「所緣」。這個「所緣」也就是所學習的，這樣意思。「作意故」，這是第四個，第四個就是「等覺唯分別，得無分別智」，這個就是「作意故」，就是觀察，就是修學止觀了，這樣意思。「自體故」，「自體故」就是「希求勝解淨，故意樂清淨」，這個「自體」，就是清淨增上意樂的自體，他本身的相貌。「瑞相故」，就是「前及此法流，皆得見諸佛」，這是得清淨增上意樂的瑞相。「勝利故」，「勝利故」就是「了知菩提近，以無難得故」，你有這樣殊勝的利益。

如其次第，諸句伽他應知顯示。

如前面那個頌的次第，及這裡邊說到其相的次第，那麼互相配合就知道了，就明白了。

這可見這個「彼入因果」的六波羅蜜多的相貌，可見我們若想要得無生法忍的話，不能只是靜坐修止觀。固然靜坐修止觀這個般若波羅蜜也是重要了，可是還要其他的波羅蜜的幫助。說是我有其他的波羅蜜的幫助，我不修禪定、不學習般若，也是不能悟入法性的，所以一定是六波羅蜜互相助成才能夠悟入法性，這裡面表示這樣的意思。

第二節、十門分別₂

第一項、長行₁。

甲、數

何因緣故波羅蜜多唯有六數？

前面是「總明因果」，這個就是入唯識性的因果，就是六波羅蜜。這以下的第二節「十門分別」，就是有十科來說明這個六波羅蜜多的相貌，來解釋這個六波羅蜜多。這裡面有長行、有偈頌，長行裡面第一段就是「數」，十門的第一門就是「數」，這個六波羅蜜多這個六是個數目。為什麼不是五，或者是七呢？解釋這個六的原因。

「何因緣故波羅蜜多」唯獨有六個數目？在《大毗婆沙論》上說到四個波羅蜜多，說到四個波羅蜜多。四波羅蜜多就是布施波羅蜜多、戒波羅蜜多。這個戒波羅蜜多裡面包括忍波羅蜜多的，看《大毗婆沙論》上的解釋，但是沒有把忍波羅蜜多標出來。施波羅蜜多、戒波羅蜜多、精進波羅蜜多、般若波羅蜜多。般若波羅蜜多裡面包括禪波羅蜜，所以四波羅蜜也就是六波羅蜜。那麼也有說十個波羅蜜的，在這個下文有提到，這裡就是單獨的解釋什麼原因只有六個波羅蜜多。這個在經論裡邊談六波羅蜜多的地方特別多，談四個、談十個的地方也是有，但是比較少。說六個數呢，這裡邊無著菩薩說出三個理由，所以是六個波羅蜜多。

成立對治所治障故。證諸佛法所依處故，隨順成熟諸有情故。

這是三個理由，所以說六個波羅蜜多，不多不少，就是這樣。「成立對治所治障故」，這個所治的障，譬如說布施波羅蜜多就是對治這個慳吝的障礙，慳吝；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能對治這個愚癡邪知邪見，都有障。那麼六個波羅蜜多能對治這麼多的障礙，所以「成立對治所治障故」，就是六個波羅蜜多就夠了，這樣意思。

「證諸佛法所依處故」，「證諸佛法」，證悟，證悟諸法實相，這是佛的境界，成就了佛的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，無量無邊的功德，這都是佛法。「所依處故」，就是六波羅蜜多是成就佛法的一個因緣。你修學六波羅蜜多，你就能成就佛的功德，那麼在這一個立場上來說呢，也是六個就好了。

「隨順成熟諸有情故」，這是這個大悲心要去度化衆生。這個「隨順成熟諸有情故」，這個「隨順」應該說是隨順佛法去教導衆生，去化導衆生，隨順佛法的真義去化導衆生，使令衆生善根成熟，得大解脫，這又是一個立場。這個立場就是慈悲心，大悲心，那麼就是在衆生於菩薩於佛這一方面來說，這就是恩德，佛菩薩於衆生有恩，這是一個。

「證諸佛法所依處」，當然主要是覺悟諸法實相，那就是大智慧境界，那麼就是智德。「成立對治所治障」，就是斷德。這個斷德、智德這兩個功德是自己成就的，對於自己有利益的功德。「隨順成熟

諸有情」，是利益一切衆生，對衆生有利益的功德，就是化他；自利利他。三德圓滿就是佛了，三德圓滿就是佛；最初就是這樣修行，乃至最後功德圓滿，所以這個三種功德、兩種利益，包括了由最初的開始到最後的功德圓滿。那麼約這三種義來解釋六波羅蜜多的「六」數，這個無著菩薩真是大智慧，解釋得非常好。

為欲對治不發趣因故，立施戒波羅蜜多。不發趣因，謂著財位及著室家。

這底下就解釋這個「成立對治所治障故」，解釋這一句話。「為欲對治不發趣因故」，這個「對治」就是消滅的意思，消滅，為了想要消滅障礙。消滅什麼障礙呢？「不發趣因」。這個「發趣」怎麼講呢？就是發出離心，想要出離生死，發心出離生死，趣向涅槃。「趣」者向也，想要到另一個地方去叫做趣。到什麼地方呢？到涅槃那裡去，叫做「趣」。那麼這表示現在這個地方不是涅槃，現在這是生死流轉的地方，很苦啊！我想要從這個苦惱的地方跳出來，到涅槃的安樂的地方去，叫做「發趣」。我想要成聖人，想要得涅槃，這是一個願，這是一個願望。這個「不發趣」，我不想要了脫生死得涅槃，這就是「不發趣」。發趣，不發趣。現在這是說「為欲對治不發趣因」，為了消滅我不發心了脫生死得涅槃的這個因緣，那就是障礙我發心修學聖道的因緣，把這個障礙消滅了他，叫做「對治不發趣因」。「故立施戒波羅蜜多」，所以要成立布施波羅蜜多、成立戒波羅蜜多，成立這兩個波羅蜜多。成立了這兩個波羅蜜多，就對治「不發趣因」了。

什麼叫做「不發趣因」呢？「謂著財位及著室家」。其實人的煩惱是無量無邊的，但是在這裡主要的說出兩件事：一個是財富，財位；一個是著室家，就是這兩個。這個施波羅蜜來對治「著財位」，戒波羅蜜來對治「著室家」，就是對治這兩件事。這個「著財位」，當然就是五欲，色聲香味觸的五欲。這個「位」，剛才我們說過就是爵位，在社會上的地位，總是希望高一點好，那麼這個就是「位」。「位」，其實也就是財，愛著財富、地位，也就是愛著五欲，愛著五欲所以不能夠發出離心，不想要修學聖道，就是這麼回事，就是這樣子。那麼這個發出離心是要放下才可以，現在這裡「著財位」就是自己放不下的地方，這是一個原因。第二個是「著室家」，「著室家」明白一點說就是男女的欲，就是著這個欲，著這個欲就不能修學聖道。那麼現

在用這個戒波羅蜜多來對治這件事，來對治這個「室家」的事；用這個施波羅蜜來對治這個「著財位」，這樣子這個「不發趣因」就消滅了，那麼就能夠發趣了，就能夠願意修學聖道，放下塵勞的事情，所以成立施波羅蜜多和戒波羅蜜多，是這樣意思。這個其實世間上的事情都是無常的，雖然有可能一個人前生有一點栽培，今生也可能有些如意的事情，終究是要無常的。所以從無常的這個智慧去觀察呢，應該是能放下，這個「施戒波羅蜜多」也就成就了。

為欲對治雖已發趣復退還因故，立忍進波羅蜜多。

這是前面解釋這個施戒波羅蜜多所對治的這個相貌是這樣子，現在說到這個忍波羅蜜多、精進波羅蜜多所對治的障礙，是什麼呢？「雖已發趣復退還因」，說這個人他是發心要了脫生死，有這種願，想要得涅槃、想要得聖道，我不願意做生死凡夫了，我想要做聖人，是發心了！發了心以後又「退還因」，又不發心了。為了對治這件事，就是立這個忍波羅蜜和精進波羅蜜。「退還因」，這個「退還因」是什麼呢？

退還因者，謂處生死有情違犯所生眾苦，

發了無上菩提心的菩薩，那麼他就是廣度衆生，和衆生要有來往的時候也不容易，就是「處生死有情」，在凡夫的世界，流轉生死的這些衆生。「違犯」，他觸惱菩薩，觸惱菩薩的時候，菩薩心裡面就有苦了，「所生眾苦」，這個苦若忍受得了還好，受不了的時候，「我不發菩提心了」，就退了，退心了。「處生死有情違犯所生」起的很多的苦惱，這個生了很多的苦自己忍受不住了，就退了道心，我不發趣了，我不想了生死了。

及於長時善品加行所生疲怠。

這個「及於長時善品加行」，這個「長時善品加行」，這個菩薩若想要弘揚佛法廣度衆生，一方面要廣度衆生，一方面也要充實自己修學聖道，這都不是短時期能畢業的，要長時期地修學善法，長時期地修學善法的。乃至奢摩他、毗鉢舍那也不是一天就成就了，要長時期地用功修行，長時期用功修行就有一個問題，「所生疲怠」，自然

的就會有疲勞。譬如說要打般舟七，九十天不睡覺，也不臥下來，在那裡老是……立一會兒可以，經行念佛，這是很辛苦的。說是要打禪七，打一個禪七可以，兩個禪七就是會辛苦了，若打七個禪七也不算多，若打三年的禪七可能辛苦，可能是辛苦了！我在香港的時候，有個老法師說是打禪七，一天就是坐了七支香，坐了八支香。那老法師說：只坐八支香，那幾時才能了生死呢？哎呀！這個話說出來不得了！看得出老法師的道力是很高，所以會說出這句話來。若是我們發心，一天坐八支香，坐那麼多，坐三支香就好了！這就是因為就是怕辛苦，「懈怠」，就是疲勞懈怠，疲勞了自然就是要懈怠，所以「長時善品加行」就會懈怠，這是一件事。

「謂處生死有情違犯所生衆苦」，菩薩為衆生說法的時候呢，初開始也可能會用慈悲心說法，但是看到衆生有很多的罪過的時候，就用瞋心說法了，就會有這種事情。說是你是我徒弟，我是你師父，我呵斥你，似乎是也還能講得過去；如果彼此間是同學的時候，你若說法的時候用瞋心，你呵斥人家就是有問題，就是容易引起問題。所以這裡面包括菩薩為衆生說法的時候，看衆生「違犯所生衆苦」，如果你這個菩薩抓不住這個慈悲心的時候，有的時候用瞋心說法就會有反應。如果菩薩還不能夠警覺自己，菩薩這個慈悲心就沒有了。「處生死有情違犯所生衆苦」，這是說一個大概的相貌，其實裡邊的情形就是各式各樣的情形。我們說古代的時候，天台宗智者大師的師父慧思禪師就是有這個問題，那個道士、其他的人下毒藥要毒死他，有這種事情，但是因為他本身有道行，所以毒不死他，很多很多的問題。所以「謂處生死有情違犯所生衆苦，及於長時善品加行所生懈怠」，發無上菩提心做菩薩這是一句話，真實做起來的時候有很多問題。

為欲對治所生懈怠，「退還因」是什麼呢？就是這兩種原因。一個你自己受到衆生的觸惱的時候，打擊你，那麼這時候你容易退還，退失道心。一個你自己修學聖道的時候辛苦，也容易退失道心。為了這個原因，要成立這個忍波羅蜜和精進波羅蜜，衆生「處生死有情違犯所生衆苦」的時候，你要加強你的忍波羅蜜。「長時善品加行所生懈怠」，其實也是忍波羅蜜，就是要精進不可以懈怠。這個「所生懈怠」要精進波羅蜜，這個精進這裡面也是忍，你若不能忍也就不能精進了。這個經論上常常地說到如理作意、正憶念，這個你能成就忍波羅蜜、能成就精進波羅蜜要靠你自己的如理作意。你有如理作意的時

候，你就能調整自己，我不可以不忍，我不可以不忍。若懈怠了的時候，他辛苦了就要懈怠，我不來坐禪了，要告假了；你若有如理作意呢，就能加強自己的精進。所以用如理作意來成就自己的忍波羅蜜、精進波羅蜜、施波羅蜜，乃至戒波羅蜜，若沒有如理作意就不行，一辛苦了的時候就容易退，就退下來。

為欲對治雖已發趣不復退還而失壞因故，立定慧波羅蜜多。

「為欲對治雖已發趣」，現在底下就是成立這個禪波羅蜜和這個般若波羅蜜，他們有什麼障礙呢？「對治雖已發趣」，說這個人也覺悟生死是苦，涅槃是安樂的，我要發心出離生死、要得涅槃。等到這樣用功，這樣發了心以後，也就正式這樣採取行動了，「不復退還」，就是也成就了忍波羅蜜和精進波羅蜜，用功修行了，這已經很不容易了，但是「而失壞因」，結果又是把自己的道心破壞了，又失掉了。為了這個原因，要成「立定慧波羅蜜多」，要成立這個定慧波羅蜜多，禪波羅蜜和智慧波羅蜜。什麼原因呢？

失壞因者，謂諸散動及邪惡慧。

這個「失壞因」是什麼呢？「謂諸散動」，就是心裡面常散亂，老是向外攀緣。這件事有一點兒也可能不要緊，但是你若常常這樣做呢，你的道心就容易失掉，就容易失掉。譬如說是這個自己常常坐禪，參加打禪七也好，不參加打禪七自己常常坐禪也好，忽然間有事情去辦事，一辦辦了多少天。這個散亂了以後呢，散亂也能使令你身心疲勞，那麼事情已經辦完了，應該回來修行了，但是回來以後不修行。就是這個散亂了以後，就使令這個道心提不起來，也有這種問題。所以這個在凡位的時候的修行不容易，前面這個「彼入因果」那個地方已經提到，入了聖道以後修行還比較容易，在凡位的時候修行難，這裡面說的其實也就是這個意思。這個你常常的散亂，你心裡面常常為色聲香味觸法在搖動，種種的妄想，就能夠使令你這個正念就失掉。不要說我們沒得聖道、沒得禪定的人，得了聖道、得了禪定的大阿羅漢都怕這件事，都怕這件事，他就使令他這個禪定會失掉。那上面說這個走遙遠的道路，也能使令這個人失掉禪定；會調解人家的糾紛，人與人之間有什麼糾紛了，這個阿羅漢去調解，也容易使令他禪定失掉，這就是散亂的一種事情，這個阿羅漢的禪定都因此而會失掉，都

有這種事情。若是我們沒得禪定，平常的人，更是容易失掉道心的，所以「失壞因者，謂諸散動」。從這些事情來看，我們發了無上菩提心是很可讚歎的事情，但是你真實去行菩薩道，還是得無生法忍以後好一點，沒得無生法忍的時候行菩薩道很難。一方面不但是衆生還沒度，先把自己搞垮了，我看是容易是這樣子的，事實上看起來也的確是這麼回事。所以這個「散動」，這是一個「失壞因」。

「及邪惡慧」，這個邪惡的智慧就是邪知邪見，也能使令自己失掉了道心，不發無上菩提心，我不修行了，會有這種事情。

如是成立對治所治障故，唯立六數。

所以前面這一段就是為了這個「失壞因者，謂諸散動」，來對治這個散動，所以要成立這個禪波羅蜜，成立禪波羅蜜。這個對治這個「邪惡慧」，要成立般若波羅蜜。這個「邪惡慧」分幾種：一種是這個人沒得禪定，沒得禪定他自己也可以靜坐，在那分別，分別出一種邪知邪見來，啊！他自己執著，執著這個，那麼就有了「邪惡慧」。已經成就了禪定的人，他這個分別心特別強，也會分別出來一種邪知邪見的事情，那麼有了這個邪知邪見，他執持不捨，就成了「邪惡慧」。所以從這些事情看出來，我們用功修行一定常常要讀經，你常常要讀一部修多羅，你所相應法，那個法門相應的，與你修行相應的那部經典，你要常常讀。讀呢，就能夠軌範，軌範你的知見。你常常讀《金剛經》也好，常常讀《大般若經》也好，常讀《寶積經》，常讀《華嚴經》、《法華經》也好，《楞伽經》也好，總而言之要讀經。說我也不讀經，什麼波羅蜜我都不要，我就是多靜坐，靠不住，你靠不住，有這種事情的。所以應該為了對治這個邪惡慧，你要修學般若波羅蜜。這個般若波羅蜜，我們現在沒有成就這個聖人的智慧，就是聞思修三慧了，聞思修三慧從那裡來？要從修多羅裡面來，從十二分教，那麼從那裡去學習聞思修，你就有了般若波羅蜜，就能對治這個邪惡慧，才知道這樣是不對的，這也是錯誤了。這是佛這樣說的，我們要按照這樣去學習，所以在沒有入聖位之前，不可以離文字的佛法的。這個在《大智度論》裡面提到這個大菩薩，就是乃至到彌勒菩薩，他還要來佛邊聽法。龍樹菩薩說：你還沒有成佛，你還是有所不足，你還是要向佛學習的，何況沒有到等覺菩薩那麼高的境界？何況你是生死凡夫？怎麼可以說是不離文字呢？怎麼可以這樣說呢？一定要是以修多

羅，以聖言量為準，一定是要這樣。所以「失壞因者，謂諸散動及邪惡慧」，這樣子來成立禪波羅蜜、成立這個般若波羅蜜，來對治這個失壞因。

「如是成立對治所治障故，唯立六數」，前面這一大段這裡結束，成立這個「對治所治障」，就是成立能治的六波羅蜜來對治所治障故，「唯立六數」，就是只是成立六個數目的波羅蜜，就正好，不多不少，就可以了。

又前四波羅蜜多是不散動因，次一波羅蜜多不散動成就。此不散動為依止故，如實等覺諸法真義，便能證得一切佛法。如是證諸佛法所依處故，唯立六數。

前面是「成立對治所治障故，唯立六數」，這以下是第二個原因「證諸佛法所依處故」，成立六波羅蜜多。這是什麼道理呢？這個「證諸佛法」，的確是以般若波羅蜜是最重要的，你沒有般若波羅蜜你不能夠得悟聖道，得悟第一義諦的，但是單獨般若波羅蜜還不行。所以這裡面從頭說，「前四波羅蜜多是不散動因」，布施波羅蜜、戒波羅蜜、忍波羅蜜、精進波羅蜜，這四個波羅蜜多是不散動的條件，使你心能靜下來，所以這個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能使你內心寂靜下來，能夠不散動。

「次一波羅蜜多不散動成就」，這一句話這個印順老法師的解釋是指般若波羅蜜說，這個般若波羅蜜多是不散動所成就的功德，就是禪波羅蜜所成就的，是禪波羅蜜所成就。那麼這麼講也有道理，如果說「次一波羅蜜多不散動成就」，前四波羅蜜多是不散動的因緣，所以「次一波羅蜜」這就是禪波羅蜜，禪波羅蜜多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是這個不散動成就了，就是禪波羅蜜多，這樣講。「此不散動為依止故，如實等覺諸法真義，便能證得一切佛法」，這般若波羅蜜就成就了，這樣講我看也是可以。

「此不散動為依止故」，此禪波羅蜜能令你心不散亂，不動亂，以此為依止處，這個「依止」是安住的意思，安住在禪定裡邊你的智慧就有力量了。「故如實等覺諸法真義」，你就能夠如諸法實相的真實性去覺悟「等覺諸法真義」。這個相等的覺悟，如果他本身是二，

你覺悟是三，那就不等，就是不平等；如果本身是一，你說是二也不行；他本身是三，你說是二也不行，就是一定要相等。相等地覺悟了諸法真實義，這是大智慧的功能，「便能證得一切佛法」了。這樣說呢，主要是般若能夠「等覺諸法真義」，但是要有不散動為依止。這個禪的不散動，要靠前四波羅蜜多的不散動因才能成就禪波羅蜜，成就了禪波羅蜜為依止才能般若波羅蜜多才能成立，這時候才能覺悟，才能證悟諸佛法。

「如是證諸佛法所依處故，唯立六數」，所以只立這六個數，不需多也不用少，就正好，那麼這是約證悟佛法來說。前面是對治障，這裡是成就佛法；那個是破惡，這個是生善，生第一義善，約這兩個意思來解釋。

由施波羅蜜多故，於諸有情能正攝受；由戒波羅蜜多故，於諸有情能不毀害；

這底下是第三個理由，第三個理由就是「隨順成熟諸有情故」，約這個意思來解釋這個六波羅蜜這個六數。「由施波羅蜜多故，於諸有情能正攝受」，這個菩薩發大悲心教化衆生，那和衆生建立了良好的關係，你才能夠教化。如果大家都成了怨家了，那是不能度化衆生的。怎麼樣才能建立良好的關係呢？「由施波羅蜜多故」，你一定要有施，布施，或者是財的布施，或者是法的布施。這樣子「於諸有情能正攝受」，那對於所接引的衆生，你才能接引他來到佛法裡面來，這個「攝受」有個接引的意思。接引的意思呢，但是有的經論上說到折伏，攝受和折伏是相對的。譬如說這個衆生他的心性是很柔和的，那麼就可以攝受他；如果他是強暴的，作惡事的，要折伏，折伏他。那麼這是菩薩度化衆生的兩個態度，這兩個態度都是接引衆生的，但是攝受的比例應該是多數的，折伏應該是少數的。這裡是說用這個財布施、用這個法布施來接引衆生，衆生本身或者是有什麼困難，你能救護他，安慰他，安慰他的心情，解除他的困難，那麼彼此間就建立了很好的關係，這樣子你才能夠來利益他，所以叫「能正攝受」。

「由戒波羅蜜多故，於諸有情能不毀害」，這個菩薩要度化衆生，菩薩本身一定要持戒，菩薩本身要持戒，持這個或者是五戒，或者是八戒，或者是比丘戒，或者菩薩戒，應該是持菩薩戒，那麼能不殺、

不盜、不淫欲、不飲酒很多的戒。你若有了這樣的戒波羅蜜多的關係，「於諸有情能不毀害」，你不會去傷害一切衆生的，因為你不殺、不盜嘛，沒有殺害衆生的事情，所以對於衆生不會有毀害。你想度化衆生，如果你不持戒，你就會傷害到衆生，那就不能度衆生了。所以菩薩為了度化衆生，一定布施波羅蜜多，還要有戒波羅蜜多才可以。

由忍波羅蜜多故，雖遭毀害而能忍受；

說是你發菩提心度化衆生，你能持戒不殺害衆生，但是衆生不管你那一套，衆生還可能會來傷害你的，那怎麼辦呢？菩薩還有辦法，「由忍波羅蜜多」的關係，雖然遭受到衆生的毀害，「而能忍受」，菩薩能夠容忍，能容忍這件事，而不計較這件事，不介意這件事，所以和衆生還是無障礙的。這個菩薩若能這樣做呢，菩薩不傷害一切衆生，衆生傷害他他能忍受，照理說應該是感動了，菩薩這種德行能感動了衆生的愚癡，所以對於衆生應該是能度化的。

由精進波羅蜜多故，能助經營彼所應作。

這個衆生也可能受到菩薩的感動，也能相信佛法了，也可以修學聖道。但是有的衆生力不從心，想要做做不來，那麼菩薩有精進波羅蜜多，「能助經營彼所應作」，能幫助他去經營他所作的事業，能幫助他作事。那麼使令他所計劃做的事情容易成就，那麼這個衆生得到菩薩的恩德更多了，更能容易接受菩薩的教化了。這個菩薩要有這種功德，真是菩薩的偉大在這裡可以看出來。

即由如是攝利因緣，令諸有情於成熟事有所堪任。

前面這是四個波羅蜜多，這四個波羅蜜多在這裡做一個結束。「即由如是攝利因緣」，即由前面這四個波羅蜜多能攝受衆生、能饒益衆生的關係，能對衆生有所利益，能夠接引他來到佛法裡面來。「令諸有情於成熟事有所堪任」，這樣做的結果，衆生是怎麼樣的情形呢？「令諸有情於成熟事」，於這個解脫生死的大事「有所堪任」，就是善法可以成熟了。就是像這個，譬如說做飯，這個米是生的，你把他做熟了，熟了就是可以用了，可以吃了。原來的衆生這個身口意你想讓他學習佛法很難很難的，但是由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這四個波

羅蜜多，和衆生的關係逐漸地感化，到這個時候好像這個飯成熟了可以吃了，就是衆生這個身口意比較調柔了，他可以修學佛法了，能達到這個程度了。

從此已後，心未定者令其得定，心已定者令得解脫，於開悟時彼得成熟。

這個衆生被菩薩的教化成熟了，這個信心增強了，有所堪任了，能夠發心修學佛法了，「從此已後，心未定者」，衆生心還沒有能夠寂靜下來，「令其得定」，你可以開導他去令他學習奢摩他，令他心靜下來。這個地方，心要定，其實總起來說呢，心裡面煩躁，心裡面老是要攀緣，就是因為欲的關係，因為欲的關係這就是這樣子。心要定呢，一定欲要輕，不一定是斷欲，但是欲要輕才可以，不然的話心很難定，很難定下來。「心已定者令得解脫」，說是這個人他心能夠安靜下來，能定下來，「令得解脫」，要使他學習般若，學習佛法的般若波羅蜜，他就可以得聖道了，可以得解脫生死了。「於開悟時彼得成熟」，這個學習般若令得解脫這件事，就是「於開悟時彼得成熟」，他就學習佛法，從聞思修的學習中，他心裡面的智慧漸漸地增長，就得開悟；得到智慧、得到佛法的般若了，他就明白了。「彼得成熟」，這個時候他就善根成熟了，可以得解脫了。就是要學習，從聞思修上的學習，他就可以得成聖道了，那叫做「令得解脫」，是這樣子。

如是隨順成熟一切有情，唯立六數，應如是知。

這是結束這第三段；證悟諸佛法故，成立六數。「如是隨順成熟一切有情」，我剛才解釋隨順聖道，也可以說是隨順衆生，隨順衆生他就逐漸地教化呢，善根成熟了。這個隨順一切有情、成熟一切有情，從這個立場來講呢，「唯立六數，應如是知」，這個波羅蜜立六個，立六個數就好了，也不需要多，也不要少。「應如是知」，應該這樣知道就好了。

乙、相₂

一、六種最勝

此六種相云何可見？

第五章是「彼入因果」，這一大章裡面第一科是「總明因果」，第二科是「十門分別」。「十門分別」裡面第一科是「長行」，「長行」裡邊一共有十大科，第一科是「數」，為什麼是六波羅蜜多，而不是五也不是七？在前面以三個理由說過了。這以下是第二科「相」。

「此六種相云何可見」，此六波羅蜜多的相貌，我們怎麼樣才能夠知道它是菩薩的六波羅蜜多？因為世間上其他的不是佛教徒也有這六種事情，也可能有這六種事情，或者聲聞、緣覺是佛教徒，那他也有這六種功德的，那麼菩薩的六波羅蜜多的相貌是什麼樣子呢？

由六種最勝故：

因為菩薩他所學習的波羅蜜多有六種殊勝的相貌，不是凡夫，不是聲聞緣覺所能及的。

一、由所依最勝，謂菩提心為所依故。

第一個是「所依最勝」，就是學習六波羅蜜多所依止的，所依止的是什麼呢？就是最殊勝的無上菩提心。這無上菩提心是菩薩修習六波羅蜜多的一個發動的地方，那麼這個地方就是無上菩提心。就是為什麼菩薩要去修學六波羅蜜呢？是為得無上菩提的關係，所以他所依止的無上菩提是最殊勝的，不是凡夫也不是二乘所有的，所以能超過了世間的凡夫、超過二乘人的，所以叫做「所依最勝」。這個「菩提心」，就是發無上菩提心，發無上菩提心我們是常常地說這句話的，但是這個在經論裡邊對於這件事是有具體的說明的。通常說菩提心是分兩種：一個世俗的菩提心，一個是勝義的菩提心。世俗的菩提心怎麼講呢？就是我們是個生死凡夫，我們不願意做生死凡夫，想要成佛，這個時候從自己的誠懇心裡面發出來一個堅定的意願，我要成佛，那麼這是世俗菩提心。第二種是已經得無生法忍的人，他的無上菩提心是勝義菩提心，那個是聖人的境界了。

這個世俗菩提心在經論裡面是有個文句的，有個儀式的，就是自己經過一個時期的學習佛法，在內心裡面一個時期的醞釀，忽然間感覺到我要這樣子，於是乎他要在他的親教師那裡，就是塢波陀耶那裡，那麼他要當然是應該是三頂禮，然後跪在這個親教師那裡，他對這個親教師說：「長老憶念，我如是名」，我叫這個名字，我某某人。「從今日始」，就是從今天開始。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為欲饒益諸有情故。從今已往，凡我所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正勤、靜慮及慧，一切皆為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。我今與諸菩薩（摩訶薩）和合出家，願尊證知我是菩薩」，說三遍。這個文是出在《顯揚聖教論》上面，這上面就是發無上菩提心，和出家人在一起，這個事情就是這樣子。我再念一遍：「長老憶念」，就是我們通常說「大德一心念」這個意思一樣。「長老憶念，我如是名，從今日始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為欲饒益諸有情故。從今已往，凡我所修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正勤、靜慮及慧，一切皆為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，我今與諸菩薩（摩訶薩）和合出家，願尊證知我是菩薩」，說三遍，一拜而起。

那麼發了無上菩提心了，他就要修學六波羅蜜，我們通常這個發無上菩提心的時候，是別人告訴你，你念：「衆生無邊誓願度，煩惱無盡誓願斷，法門無量誓願學，佛道無上誓願成」，這是發菩提心了。這不算數！這個只是就這樣學一學就是了，這裡說發菩提心是自己經過一個時期的學習佛法，在自己的內心裡面感覺到我不願意作凡夫，我也不想做阿羅漢，我要成佛，是自己從誠心裡面發出來一個意願，發這個真誠的意願，這個時候可以名之為發菩提心了，是這樣意思。那麼發了無上菩提心了，那麼這個人就是菩薩了。發了無上菩提心，他受五戒，五戒就是菩薩戒；發了無上菩提心，受了比丘戒，比丘戒也是菩薩戒。發了無上菩提心，當然也還是受菩薩戒，那麼這個人就是大菩薩了。

大菩薩的時候，他就是常常地要修學六波羅蜜，修學六波羅蜜的。這樣的由菩提心為依止，而去修學六波羅蜜，這個六波羅蜜是最殊勝的，所以叫「由所依最勝，謂菩提心為所依故」。若是其他的人，其他的世間上的人，他沒有發無上菩提心，他要去做法利益衆生的事情的時候，做一般的社會的慈善事業也好，他的動機在那裡？動機在什麼

地方？可能好的動機就是，「哎呀，你沒有衣服穿，我送你衣服」，就是有這麼一點同情心而已，就是令你得到世間上的福利，就是這樣子而已，這還是好一點的。若是佛教徒，有了出離心的佛教徒，那他可能是：「願以此功德，令我能夠知苦斷集，證滅修道；我得阿羅漢果，使令我得阿羅漢果」，那這就是更高一點的了。但是這還是只能夠自己在佛法裡面有成就，而不是普度一切衆生齊成佛道的，所以這個「所依最勝」這是大菩薩境界。

二、由事最勝，謂具足現行故。

發了無上菩提心，就有了行動了，那麼「由事最勝」。怎麼叫做「由事最勝」呢？「謂具足現行故」，就是譬如說修這個布施波羅蜜多，這個菩薩他這個世間的財富他能夠去布施給一切衆生，就是他內裡面的他的生命都可以布施給一切衆生，是能「具足現行」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都是特別圓滿的，所以叫做「具足現行故」。但是我們去讀《華嚴經》、讀《法華經》、讀《大般若經》，讀這些經論上看，發無上菩提心的菩薩是大智慧人，不是平常人，他要去度化衆生的時候，有所布施或者做什麼，都是很智慧的境界，不是我們一般人的心情，不是這種意思的。

三、由處最勝，謂一切有情利益安樂事為依處故。

「由處最勝」，就是所饒益的地方，他修學六波羅蜜多是利益誰呢？「謂一切有情利益安樂事為依處故」，就是怨親平等地利益他們，所以叫「一切有情」。這個「利益安樂事為依處故」，這個「安樂」是指現在說，菩薩有這樣的行動，行六波羅蜜利益衆生，對於他現在能得到安樂，而這件事將來還能得到利益的，就是這個生命以後他還是能得到利益的，所以這個「安樂」是現在，「利益」是將來。就是有的人做的事情只是現在，只是現在得到一點利益，將來沒有什麼利益。譬如說是你餓了，我給你飯吃，這是現在得到一點利益，將來恐怕不行。所以菩薩的想法就是看的很長遠，看的很長遠的，因為衆生的苦惱我們通常所覺悟到的就是大寒大熱，唉呀！這個受不了，苦惱。或者有病痛了，這是苦惱的事情。其實若按菩薩的大悲心、般若智慧的觀察，衆生苦惱的原因是他內心的煩惱，不是我沒有衣服穿這個苦惱，這個苦惱不是根本的，根本的苦惱是你內心的執著心，是你的煩

惱，所以菩薩要度化衆生就想到這個根本的這個地方，要給你智慧。給你智慧，當然也會在生活上也可以給你安慰，但是菩薩他的心情，你生活上得到了救濟，但是你內心裡面的苦惱的原因沒有除掉，苦惱還是不能消滅的，還是不能消滅的，問題還是不能解決的，所以這個「利益安樂」他是看得很長遠。譬如我們現在自己觀察自己，我們所做的事情是對現在的生活上有利益，是對將來也有利益呢？來生也有利益嗎？我們若這樣想一想呢，我們應該怎麼處理事情？所以這個菩薩「由處最勝，謂一切有情利益安樂事為依處故」。

四、由方便善巧最勝，謂無分別智所攝受故。

這個「方便」在這裡來說呢，可以說是行動。你做這樣行動的智慧，「善巧」是智慧，你做這樣事情的智慧，用這樣的智慧來做這件事，這個智慧是最殊勝的。他用什麼智慧來作這件事呢？「謂無分別智所攝受」，這個「攝受」在這裡說，就是我們通常說的這個加持，或者用這個字解釋也可以，用無分別智來加持這件事的。這個「無分別智」怎麼講呢？這個「分別智」、「無分別智」，應該是這麼說。這個「分別」，分別心呢，通常我們說我們的心情……譬如說拿這個布施波羅蜜，總是有布施的財物、有施者、受者，這三方面具足了，那麼稱之為布施。但是我們分別，我是能布施的，你是接受的，還有一個財物，這樣的分別呢，這個布施這是一般的境界。現在菩薩是「無分別智」，這個施者也不可得，受者也不可得，財物也不可得，沒有這種分別心，用這樣的智慧來做這件事，這叫做「方便善巧最勝」。這個「無分別智」我們前文也提到過，這是聖人的境界，得無生法忍的聖人，得無生法忍的菩薩他才有這種智慧，他用這個智慧去行六波羅蜜的，行這個施波羅蜜的，所以叫做「無分別智所攝受故」，這是大菩薩境界，是聖人，所以這個功德是特別殊勝了。

五、由迴向最勝，謂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故。

這是第五個最殊勝的理由。「謂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故」，前面是「由所依最勝」，是他最初行六波羅蜜一開始的時候先是發了無上菩提心的了，那是最初的動機。這裡是你每一樣做什麼事情的時候，他要有「迴向」，做一樣功德的時候他有「迴向」。「迴向最勝」，最

殊勝，什麼呢？「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故」，就是願以此功德得無上菩提，而不是說是得到人天的福報的，也不是得阿羅漢果的，「願以此功德，莊嚴佛淨土」，齊成佛道的，所以叫做「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故」。這個前面的「方便善巧最勝，謂無分別智所攝受故」，那麼這應該是回向真如的意思，回向真如；前面這個由「處最勝，謂一切有情利益安樂事為依處故」，那是回向衆生。回向衆生、回向真如、回向無上菩提。

六、由清淨最勝，謂煩惱所知二障無障所集起故。

這個「迴向最勝」，剛才這樣的解釋是單指菩薩自己內心的回向，回向無上菩提。但是在菩薩的心情裡面也是願意和一切衆生齊成佛道的，所以也應該包括在勸導衆生也發心願成無上菩提的，也應該有這樣意思。不過這是要菩薩的智慧，他或者這樣做，或者沒有表現出來也可能的。

「六、由清淨最勝，謂煩惱所知二障無障所集起故」，第六個是「清淨最勝」，就是由無上菩提心來推動這件事，由無分別智來做這件事。可是究竟地說呢，菩薩另外還有一個清淨的最殊勝，「謂煩惱所知二障」，這個煩惱障和所知障，這兩種煩惱是「無障」，沒有這兩種障。「二障無障」，沒有這兩種障了，這個時候這是成佛的境界。成了佛的人，他心裡面也沒有煩惱障、也沒有所知障。「所集起故」，由這樣的清淨心來集起六波羅蜜，來饒益一切衆生的，所以這個六波羅蜜是太清淨了，是太殊勝了，不是凡夫和二乘所能及的，這是第六。

這是「由六種最勝故」，這是大乘菩薩修行六波羅蜜多的相貌，由六種相應的六波羅蜜。

二、四句分別

若施是波羅蜜多耶；設波羅蜜多是施耶？有施非波羅蜜多，應作四句。

前面說六波羅蜜多的相貌，這底下還指相貌，叫「四句分別」。說是我們一個人也肯去修學這個布施，這個布施是波羅蜜多嗎？「設

波羅蜜多是施耶」，是布施嗎？這是提出兩個問題。這底下回答，「有施非波羅蜜多，應作四句」，應該說成四句，這個問題就是解答了。

「有施非波羅蜜多」，說是有的人也願意做慈善事業，救護一切衆生的苦難，但是不一定是波羅蜜多，因為什麼呢？因為他沒有這六種最勝，那他就不是波羅蜜多。這樣說連阿羅漢，小乘佛教學者都包括在內了，小乘佛教徒所修的布施、持戒……這六種還不能稱之為波羅蜜多的。「有施非波羅蜜多」，就是因為沒有這六種最勝的相應。那麼「是波羅蜜多」而不是施，就是你能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，有六種最勝的相應，就「是波羅蜜多」，但是不是施，因為他是持戒、忍辱、精進…這五個。那麼有「是施」又是波羅蜜多，就是修布施的時候，有這六種最勝的功德的相應，就是也是施也是波羅蜜多。有的呢，也不是施也不是波羅蜜多，那就是這個持戒那五法沒有六種最勝的相應，那就是不是波羅蜜多也不是施，這麼四句。那麼這個施做這麼四句，這個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也是做這麼四句。而菩薩的六波羅蜜多，就是又是波羅蜜多，又是六法，那就是最殊勝的六波羅蜜了。

如於其施，如是於餘波羅蜜多，亦作四句，如應當知。

如其所應，應該明白了，是這樣意思。

丙、次第

何因緣故如是六種波羅蜜多此次第說？謂前波羅蜜多隨順生後波羅蜜多故。

這是第三個「次第」。第一是「數」，第二是「相」，第三個是「次第」。什麼原因「如是六種波羅蜜多」這樣的次第而說？先說布施，而後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呢？怎麼這樣的次第呢？這個六波羅蜜多裡邊而先說布施波羅蜜多，先說布施，而後才說持戒。「謂前波羅蜜多隨順生後波羅蜜多故」，就是成了這樣的次第了，是這樣意思。這個六波羅蜜多裡面，這個布施比較容易做到，所以容易的先說，難的就是在後，是這樣意思。

在這個《入中論》，《入中論》上面說出來一個理由，這個六波羅蜜多先說布施波羅蜜多的一個理由，那個上面說是有四句話：「彼諸衆生皆求樂，若無資具樂非有，知受用具從施出，故佛先說布施論」，這個《入中論》上說出這麼個理由來，說這麼個理由要先說布施這個理由。「彼諸衆生皆求樂」，彼一切衆生，不管是哪一個衆生，他都是希求安樂自在的，不願意苦惱。這個什麼苦惱呢？就是飢渴，饑餓或者渴，這都是苦惱，有病痛是苦惱，飢渴病痛，各式各樣的這些不如意的事情是苦惱，那麼怎麼樣才能遠離這樣的苦惱呢？就是要有飲食、要穿衣服、要有醫藥、要有住處。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醫藥，要有這些事情，我們才能夠解除這些饑渴、病痛種種的苦惱。而這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醫藥這些東西，有這些因緣的時候，我們就生活得安樂了一點，而這些因緣從哪裡來呢？「彼諸衆生皆求樂，若無資具樂非有」，若沒有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醫藥就沒有樂，那麼這些安樂的資具從哪裡來呢？「知受用具從施出」，這個佛陀大智慧，知道這個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醫藥這些東西「從施出」，從布施來的，「故佛先說布施論」，所以佛先說布施波羅蜜，讓你對於其他的衆生生活困難，衣服、飲食、臥具、醫藥你要布施給他，令他生活安樂，你將來的生活就安樂了，「故佛先說布施論」。這個布施是因為我們要生活安樂，要布施，這個《入中論》上說出這麼個理由來。

這個也是在六種波羅蜜多裡邊，布施比較容易做，所以先說布施。這個常常做布施，而後就有可能發心持戒，就能發心持戒了。這個當然最初能夠相信佛法，多數是從善惡果報上生信心，感覺到這樣的說法是合道理，做善有善報，做惡有惡報，那麼我做善不要做惡，我行的布施將來會得到大富，這樣子我就可以做功德，布施。持戒呢，進一步持戒，持戒也就是比布施是難一點，布施是偶然的我也可以做一做，不是長時期，那麼當然也是隨人的意了。這個持戒是個長時期的事情，不應該做的事情不要做，就感覺到不自由，這就難一點。可是若聽說持戒能得尊貴身，得人間天上尊貴的身相，喔，這也是很好，那麼就會發心持戒。布施、持戒，常常持戒呢，也就可能會忍辱。智慧增長了，就不和人家計較什麼事情，就能夠忍辱；有什麼毀辱的事情，心裡面不介意，不介意這件事。我又想起來韓信這個人，我看這個韓信的傳，他以前是常忍辱的，受胯下之辱怎麼怎麼地，他就一直地向前進，當他最後不忍辱的時候他就垮台了，看韓信的傳我看就是這樣子。那麼佛教徒，佛先告訴我們了，我們社會上的事情，若讀書

呢孔孟之道也提到這些事情，也可能會學習。我們多讀古人書，多讀好書，也能接觸到這樣的智慧的語言，人不要同人家鬥爭，要忍辱。可是世間上的書說這種語言的地方也不是很多，你不時時能見到的，唯獨佛法裡面時時能看到，能開示我們要忍辱。憑我，受你的毀辱？我怕你嗎？很容易地就會生出這個分別心，很容易的。但是你若學習佛法，就不是，我受你的毀辱，多謝你考驗考驗我，不是很好嗎？所以學習忍辱是應該。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能夠忍辱這是要有智慧的，然後能夠精進，也就能夠精進了。精進還不是容易的事情，然後修禪定了，然後能修智慧。這個說布施，先修布施呢，能夠把自己的可愛的財富能布施，這一定是一個能耐得住淡泊的人才能夠這樣做。耐得住淡泊的人呢，對於錢能夠容易捨。那麼耐得住淡泊的人也容易持戒，也能夠持戒。所以布施、持戒，逐漸地能夠忍辱，乃至到智慧，所以「謂前波羅蜜多隨順生後波羅蜜多故」。

這個若是佛法是常提到一件事，要正憶念，就是如理作意，用智慧去觀察思惟，這叫如理作意。這個如理作意，我們從佛法的理論上看，人的生命是快樂的或者是痛苦的，完全是你自己的創造的。我們若想要我們的生命理想一點，更殊勝一點，一定要多做功德。我們若是做了錯誤的事情，將來你的生命就是苦惱。你若是從這一方面去思惟觀察，就是應該積極地做功德，積極地作功德，這樣子我們將來前面是光明的、是幸福的，佛法的理論是自作自受，就是自己創造自己的生命的。所以這個從容易做的功德開始，逐漸地逐漸地增長智慧，逐漸地就會做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乃至精進、禪定、智慧。說我做不來，我知道做好，但是做不來，是的，是不容易做，不容易做呢，但是逐漸地增長自己的能力，逐漸地增長自己的能力，做不到的事情也就做到了。其中有一個最明顯的就是智慧和禪定這兩樣事，你智慧增長了，以前認為做不到的事情，現在能做。若多靜坐的人調伏這個狂亂的心的時候，你多少有一點進步的時候，你以前認為做不到的事情，你現在認為能做到，就能。所以這個定和智慧是改造自己的一個最重要的條件，要增長智慧。增長智慧，我現在又說這個分別心的話，尤其是我們出家人，好像把在家居士放在外邊了。常常的讀佛經，讀佛書，常常的讀佛菩薩、阿羅漢的這個著作，你就容易增長智慧，智慧容易增長。容易增長就容易改變自己，改造自己。說我出了家了的時候，我不願意讀書，我不願意讀經，你不願意讀經你的智慧不增長，

你的智慧沒有辦法增長的。智慧不增長，你功德也不增長，你不能改造自己，不能改造自己就是不能進步，這是很可惜的事情。其實也應該這樣說，所有的佛教徒都一樣，只要常常讀佛經，你常常閱讀佛經，常常思惟，你的智慧就增長。智慧增長了，你自己就會常常的糾正自己，你的無上菩提的大道就開始進步了。所以「謂前波羅蜜多隨順生後波羅蜜多故」，這是一個解釋。

其次呢，在這個《大莊嚴經論》說到，「後後波羅蜜多能清淨前前波羅蜜多」。譬如說是這個我能夠持戒，我能持戒呢，你若修布施波羅蜜多的時候，這個戒的力量使令你的布施波羅蜜多得清淨。我以前也說過，譬如說這個人他也能布施，做種種的利益人的事情，但是不持戒，不持戒結果會怎麼樣情形呢？當然不是決定，有可能會變成什麼情形呢？你布施是得大富，結果是什麼呢？到畜生世界去得大富，畜生世界去得大富貴。譬如說是做一個大象，國王非常愛護這個象，比他對人的待遇還好，這個大象能享受很大的福報。或者現在這個有錢人的狗，享受的也和人差不多，能勝過貧苦人的境界，這就是這麼回事。若是你能夠持戒呢，你又能修布施，那就是來做人或者到天上去享福，那不是好過畜生太多了，所以持戒能使令布施波羅蜜多得清淨，高尚一點，這個持戒。你若能夠忍辱呢，又能使令持戒得清淨，說我發心持戒非常的值得讚歎、值得尊重的事情，但是你若不忍辱，你的戒還不容易清淨，還是不容易清淨的。所以要忍辱，所以忍辱要比持戒還難。那麼又能精進，又能禪定，又能般若，那就成了聖人了。所以後後能清淨前前，也就是後後能生前前波羅蜜多，那麼前前生後後波羅蜜多，後後能清淨前前波羅蜜多，所以如是次第，這六波羅蜜的次第是這樣子。

丁、訓詞

復次，此諸波羅蜜多訓釋名言，云何可見？

這是第四，甲乙丙丁這個丁，「訓詞」，這個波羅蜜多的名字的解釋。「復次，此諸波羅蜜多訓釋名言，云何可見」，他這個有總名、有別名，「波羅蜜多」是總名，這六個都可以名之為「波羅蜜多」，這是總名。可是每一個「波羅蜜多」有他的別名，這個叫做布施，那

個叫做持戒，乃至智慧。所以「訓釋名言」有總名、有別名的不同，你講一講我聽聽，是這樣意思。

於諸世間、聲聞、獨覺施等善根最為殊勝，能到彼岸，是故通稱波羅蜜多。

這是先解釋這個總名，這個菩薩所修的波羅蜜多在一切世間的生死凡夫裡邊，乃至到聲聞緣覺的聖人，他們也都能夠有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的這些善法，在這麼多的人的善法裡邊，菩薩的六波羅蜜多是「最為殊勝」，是最第一的，超過了他們的善法。「能到彼岸」，能由此岸到彼岸那邊去，是最殊勝的。這個世間人修行的這個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頂多在人天裡面享受一點福報，就只此而已。若是阿羅漢和獨覺、辟支佛這些聖人是能到涅槃的彼岸的，他修行這個六波羅蜜能有這樣的殊勝的境界的，「能到彼岸」。但是不能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彼岸，因為他沒有那樣的願，唯有菩薩能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究竟處，「是故通稱波羅蜜多」。若這樣說呢，阿羅漢還沒有到這裡，就不能名之為波羅蜜多了。這是解釋這個總名，這樣說這個「波羅蜜多」翻到中國話是到彼岸，而是最殊勝的意思，最殊勝的名之為「波羅蜜多」。

又能破裂慳吝、貧窮，及能引得廣大財位福德資糧，故名為施；

這底下解釋每一個波羅蜜多的別名。「又能破裂慳吝」，這是解釋這個布施波羅蜜的布施這個名字，這個布施波羅蜜多他有什麼好處呢？「又能破裂慳吝」，這個「慳吝」是我們心裡上的煩惱，你能布施就能夠破除去內心裡面這個「慳吝」的煩惱，不肯幫助別人解決困難，不肯拿出力量幫助別人解決困難，那就叫做「慳吝」。你用這個布施就能破除這個煩惱，破除內心這個「慳吝」的煩惱。這個「慳吝」有什麼不好呢？「貧窮」，是「貧窮」的一個因，「貧窮」是「慳吝」的果。那麼你若能布施呢，就破除去「慳吝」的因和「貧窮」的果了，能有這種作用。

「及能引得廣大財位福德資糧」，「能引得廣大財位」，你能布施了，不但能破除去慳吝、貧窮，將來你還能得到廣大的財富，地位

也高尚了，能夠有這種好處。「福德資糧」，你若在佛法裡面，你有佛法的氣氛，你在佛法裡面做功德，或者你在做功德的時候有佛法的氣氛，回向無上菩提了，那麼你這個廣大財位，得到廣大財位的時候，你這個大福德還有能力引導你向於聖道，所以叫做「資糧」。如果你沒有佛法的氣氛，說我在社會上做了很多功德，不能做資糧，你是做功德了，很多人得到你的好處，你將來也可能得到很大很多的福德，但是就被那個福德迷住了，顛倒迷惑，繼續地放逸而不能向於聖道，沒有這個能力。你若有佛法的氣氛，同樣的做功德，而那個功德令你智慧而不迷惑不顛倒，還能有時間學習佛法。雖然是大富人，同樣是大富翁，但是他能拿出時間來學習佛法，他說我有時間。你如果只是在社會上做功德，你沒有佛法的熏習的時候，等到果報來的時候，沒有時間學習佛法。說是你有好朋友引導你來信佛，你來參加打禪七，我沒有時間；參加念佛，我沒有時間，他就是不是資糧，不是佛法的資糧。你若是能夠發無上菩提心了，或者發出離心都好，他能「破裂慳吝、貧窮」，「能引得廣大財位」，還能做聖道的「資糧」，「故名為施」，所以叫做布施。

我心裡頭有的時候也在想，有些人文章寫的很好，那就是智慧，特別地有什麼事情他有智慧處理事情，能駕御天下的英雄豪傑，他能統治國家，有那種本事。這種人也是做了大功德的，但是就是沒有佛法的氣氛，沒有栽培善根，這是一個很遺憾的事情，很遺憾。所以我們世間上事情，我們用凡夫的眼睛看，哎呀！這個功德很大，很多很多人讚歎。若佛菩薩來看呢，有的是可以讚歎，有的人是苦惱，自己為自己製造苦惱，自己為自己製造苦惱，並不是可以樂觀的；你若用佛法的觀點去看世間上的事情，應該是這樣說的。

又能息滅惡戒、惡趣，及能取得善趣、等持，故名為戒；

現在解釋這個戒波羅蜜多「戒」的這個名字。這個戒法，或者我們受三皈五戒，或者受十善戒，受菩薩戒，或者受這個比丘、比丘尼戒，沙彌、沙彌尼戒，這個戒有什麼好處呢？「息滅惡戒、惡趣」。這個「惡戒」怎麼講呢？就是在印度的外道，他們有惡戒，譬如說這個人他學習狗、學習雞、學習牛，向牛學習，那麼這等於就是一種惡戒。這樣的外道我們在《阿含經》裡面看見，他就有機會來見佛，就問佛，他說他向牛學習、向狗學習、向雞學習，將來能得到什麼好處

呢？佛說：「不要說」，你越說不要說，他偏要問。佛說：「你一定要問，我就告訴你。如果你這個戒持得清淨的話，你將來就是做牛，你將來就做狗，你將來就做雞。如果你若犯戒了，就是下地獄」，佛就這麼告訴他，就是有這種，佛這麼說。我以前也說過，為什麼那個人向牛學習，向狗學習，向雞學習，為什麼做這種愚癡的事情呢？這個經論上有說出個原因來，就是這個外道，有的修了禪定有了神通了，有了神通的時候他一入定就看見這個牛死了，看見牛死了，哦！牠生到天上去了，但是他不知道這個牛為什麼能生天，他不知道，那個原因他不知道，他就看牛生天了他就疑惑：喔，牛的行為是生天的原因。於是乎他就向牛學習，告訴他的徒弟，你們都去向牛學，苦也要受，你受這個苦你將來可以生天。他看到一個雞死了，看狗死了，生到天上去了，「哦！是這樣子。這是你們所不知道的」，所以告訴他徒弟，你向狗學習、你向雞學習，就是等於持雞戒、持狗戒，就是這樣子。現在我們學習佛法了，不可以這樣做這種愚蠢的事情，要「息滅惡戒」，要學習佛法的善戒，要這樣子，「息滅惡戒」。另外一種情形呢，就是世間上以殺盜淫妄做職業的人，以殺生做職業的、以偷盜做職業的，各種非法事業做職業的人，他就是得要那樣做，不那樣做也等於就是犯戒了，有這種事情，那也就是惡戒。現在佛說不可以這樣子做這些惡事，我們要學習佛法的善戒，要不殺生、不偷盜，乃至不飲酒，乃至種種的菩薩戒、比丘戒，息滅這些惡戒，那麼這是最光明的事情，最高尚的一種行為。這個你若持佛法所制定的戒，就有這種好處，能「滅惡戒」。

「惡趣」，「惡趣」是什麼呢？是惡戒的果。你持惡戒，將來就到三惡道去。你若不持惡戒，能持佛法中的戒，就是滅了惡戒也滅了惡趣，就不受這種苦惱的果報。「及能取得善趣」，你若能夠受這麼多佛法的戒，將來一定在人天裡面，能到佛世界去都可以，能得到這樣的好處。「及能取得等持」，這個「等持」就是定，就是三昧。三摩地翻個中國話，翻個「等持」。因為你若是能持戒，你不殺生、不偷盜，乃至不飲酒，不做這些非法的事情，你心安，你心很安。那麼你有這個安的基礎，你才去靜坐，攝心不亂，就容易成就，所以「及能取得等持」。若是你去殺生、去偷盜，你和人說了謊話的時候，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的衝突的時候，你心就不安，你心不安。或者那些煩

惱事情來找你麻煩，你那能修禪定呢？是不能得「等持」。所以戒能增上定，這個原因就在這裡。「及能取得善趣、等持，故名為戒」。

這個「息滅惡戒、惡趣」是滅惡，「能取得善趣、等持」是生善；這個善法他能滅惡，而同時還能得到一些可愛的果報。這個施波羅蜜也是，戒也是這樣子。

又能滅盡忿怒、怨讎，及能善住自他安隱，故名為忍；

這底下解釋第三個「滅盡忿怒」這個忍波羅蜜，這個「滅盡忿怒」。這個忍波羅蜜就是人所不容易修的，不容易修這個忍，你叫我持戒還可以，叫我布施也可以，叫我忍是很難的。但是這個忍有什麼好處呢？也有好處，能「滅盡忿怒」，使令你的心平靜，不煩惱，沒有這個「忿怒」的煩惱。還有第二個好處，沒有「怨讎」，沒有怨家。你忿怒了的時候，你就製造一個敵人，那就是一個有「怨讎」的一個人，有「怨讎」的人他也要找你麻煩，要報仇的。現在滅盡了自家的「忿怒」，也滅除了一個「怨讎」，不結怨與人，你不是很好嗎？這是一個很好的事情。

「及能善住自他安隱」，這是得到的好處，這個得什麼好處？能善住自身的安隱；你心裡不忿怒，那麼自己很安閑、很自在，你不要動瞋心。有這個引起瞋心的這個因緣出現的時候，你不瞋，不忿怒，自己控制自己，不忿怒，那麼你心裡面很安隱、很自在、很快樂。你可以看一看忿怒的那個人，你自己沒有忿怒的時候，看見別人忿怒的時候，你注意那個忿怒的相貌，你就知道忿怒的時候是苦惱，不忿怒不就是很自在嗎？所以應該不要忿怒。那麼有了問題，有問題你不忿怒，心裡面平靜地來解決這個問題，不要用忿怒來解決問題，不要。

我以前也說過這件事，我現在還想重說，有人要跟我出家，要什麼條件跟我出家？我說你不要忿怒你就可以出家，你不用瞋心來講話，你就可以出家。我當時說完了，我還感覺到我這個條件是很好，但是後來一想，這個條件太高了，太高，不容易，不忿怒不容易。但是佛是大智慧人，這無著菩薩也是大智慧人，才說出這種智慧的語言，告訴你不忿怒的好處。不忿怒有什麼好處呢？你自己不忿怒，你就沒有怨讎，沒有讎恨的人，沒有讎恨的人你不是很好嗎？

第二個好處呢，你自己心安隱，自己很自在，這是第二個好處。第三個好處，還令他人也安隱。因為你不忿怒，對方受到你的感動，他也不忿怒，大家都很平安、很自在，就是很快樂，這不是很好嗎？這個經上也說，由忍波羅蜜得三十二相的，佛的三十二相是由忍波羅蜜成就的，所以這個忍是成佛的相好的一個因緣，一種因緣，所以應該忍。

我剛才說過，有問題的時候，你內心裡面平靜地去處理問題，不需要用忿怒來處理問題。這樣子，你心裡面平靜去處理問題，好過忿怒心去處理問題。你心一衝動，有時候失掉理智，事情就做錯了；若是心理平靜呢，犯錯誤的可能性就少，當然這是要智慧的。你心裡面平靜，智慧也容易發出來，所以應該不要忿怒，應該學習忍，安忍，於苦無動。不如意的事情出現的時候，心裡面不要動。所以從智慧上的觀察，忍有這樣的好處，我們應該學習忍，學習這個忍。就是自己常常的靜坐的時候，常給自己的一個消息，我要學習忍。我們若不靜坐，心裡散亂的時候，我們也可以給自己要求自己學習忍，也可以，但是你靜坐的時候要求自己學習忍，和散亂心的時候自己要求自己不同，不一樣。什麼不一樣？印象深刻一點，你靜坐的時候要求自己。要求自己的時候，這個修習忍波羅蜜的因緣出現的時候，你立刻就想起來我要修忍，那個記憶力強一點，敏感一點，強一點，你這時候就自己看自己，別人在毀辱你的時候，你心裡面不動，也是很快樂的，還是很快樂的，的確是快樂的事情，不動，心不要動。那麼這時候你先知道修忍的功德、不忍的過失，我是願意那個過失呢？我願意那個功德呢？當然應該遠離過失，去爭取功德，自然是應該這樣，那麼就學習這個忍波羅蜜，自己要求自己這樣做。

又能遠離所有懈怠、惡不善法，及能出生無量善法令其增長，故名精進；

這是第四個波羅蜜多，就是精進波羅蜜多。「又能遠離所有懈怠」，這個精進有什麼好處呢？能夠「遠離所有懈怠」，就是應該這個時候去做功德，但是心裡面提不起勁兒，不肯去做，但是若有放逸的事情來了，你的精神就來了，他就肯去做，所以這個懈怠和放逸多數是連在一起的，懈怠、放逸。你若有精進波羅蜜多呢，這還是要有智慧，

智慧思惟自己我若不做功德，我將來的生命是苦惱的，自己勉強自己不要懈怠，去做功德。我這個時候要靜坐，我這個時候要讀經，我這個時候要拜佛，我這個時候去做利益人的事情去，不懈怠。那麼不懈怠呢，也就不會做這些「惡不善法」，「不善」就是惡，做這些傷害他人的事情也不要做。這個「懈怠、惡不善法」，「惡不善法」有兩種：一種是沒生起的時候，要生起還沒生起，把他停下來，這是一種。第二種呢，已經生起的惡不善法要消滅他，要息滅已經生起的惡不善法，要把他停下來。沒生起的不要生起，已經生起的要停下來，要改善自己，要這樣子。

「及能出生無量善法」，由於精進的關係，他就能夠發動種種的功德，或者別人發動種種功德的因緣，讓我去合作，我馬上去同你合作做種種功德，或者自己發動一些善法的因緣做種種功德，所以「及能出生無量善法」。「無量善法」也分這兩類：一個是沒生起的應該生起，已經生起的「令其增長」，使令他增長，增長廣大。那麼就像人發財的時候越多越好，財富越多越好，那麼就是你的善法功德也是越多越好，所以就是「及能出生無量善法令其增長，故名精進」，這就是三十七道品裡邊那個四正勤的意思，那麼這個四正勤就是精進波羅蜜多。這個做功德這件事，第一次做的時候難一點，勉強一點，第二次就容易一點，第三次更容易，久久了做善事成了習慣了，那麼你的功德就是越來越多。

又能消除所有散動，及能引得內心安住，故名靜慮；

這是說這個靜慮波羅蜜多，靜慮波羅蜜多怎麼解釋呢？「能消除所有散動」，那麼就能消除內心的動亂，心裡面攀緣種種的境界，散亂，能把他消除去，使令內心沒有這些散亂這些不善法。「及能引得內心安住」，那麼你修學禪定呢，他慢慢地就成就了，這個內心明靜而住就會得輕安樂，或者得種種禪定，或者得種種神通，有這麼多的功德，「故名靜慮」。那麼這個靜慮的功德是更殊勝了，這是靜慮的這麼樣解釋。

又能除遣一切見趣、諸邪惡慧，及能真實品別知法，故名為慧。

這是說這個般若波羅蜜，般若波羅蜜這個智慧他有什麼好處呢？「又能除遣」，說這個菩薩他又能夠破除去「一切見趣、諸邪惡慧」。這個「見趣」，就是各式各樣的邪知邪見，叫「見趣」。在前面說：身見、邊見、見取見、戒取見、邪見這五種見。這個邪知邪見他就是一定是「趣」，這個「趣」者有所去也，向一個地方去，當然這就是在生死裡面流轉，有邪知邪見就是這樣子。「諸邪惡慧」，還有其他的種種的邪惡的智慧。這個「見」這個字有個執著的意思，執著。他有所見的時候，認為這是最正確、最殊勝的，他執著這件事，叫做「見」。這個「慧」是觀察決斷的意思，他這樣觀察，觀察這件事是這樣子，從這一方面名之為慧，從執著那一方面叫做「見」。在經論上說呢，慧和見實在是通著的，是相通的，但是印順老法師他的解釋似乎是兩回事，見是見，慧是慧。「又能除遣一切見趣、諸邪惡」的智慧，能滅除去這些邪知邪見，就是這樣意思。

「及能真實品別知法，故名為慧」，這個「真實知法」、「真實品別知法」，分這麼兩個意思。「真實知法」，就是能見到諸法實相，這是智慧，這是佛法的智慧。那麼你常能夠學習佛法，按照佛法去修行去，你就會成就這個真實的智慧，這就是根本無分別智了。「真實品別知法」就是後得智，就是「品別」就是一類一類的，「品」者類也，一類一類的，彼此不同的叫「別」，這樣子去通達一切法的差別相的，那麼就是後得智。現在這裡說這個智慧就分這麼兩種：一個根本智，一個是後得智。你成就了這樣的智慧，你就不會犯錯誤，不會犯錯誤，那麼就是達到聖人的境界是大安樂、大解脫的境界，所以叫做慧。如果沒有智慧的時候，你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，也都是糊塗境界。你若有了智慧，有佛法中的智慧，布施也是波羅蜜，持戒也是波羅蜜，乃至禪定也是波羅蜜，智慧也是波羅蜜，所以智慧是非常重要的。這是解釋這個六波羅蜜的名字，總名、別名。

戊、修習₂

一、總辨五種修

云何應知修習如是波羅蜜多？

這底下是「修習」，這個波羅蜜多這樣的好，那麼我們怎麼樣去修學呢？怎麼樣去學習這件事呢？這件事我們應該怎麼樣做法呢？這底下說這件事。這裡分兩科，第一科「總辨五種修」。

應知此修略有五種：

這個修六波羅蜜有五種修習的方法。

一、現起加行修，

就是你要現出來實際的行動去修六波羅蜜多。譬如說我這個時候我要學習般若波羅蜜，那就是要聞思修，在佛法的經律論上你要聞思修就可以得到佛法的智慧。你自己要主動地來做這件事，叫做「現起加行」，這樣意思。或者禪波羅蜜、精進波羅蜜、忍波羅蜜、戒波羅蜜、施波羅蜜都是，自己主動地來做這件事，這叫做「現起加行修」。

二、勝解修，

這個「勝解修」，也還是要學習經律論，與六波羅蜜相應的經律論你去學習，你才能對於這個六波羅蜜有深刻的信解，你才知道怎麼樣修這個布施波羅蜜，乃至到怎麼樣修習這個般若波羅蜜，你也會引起很強烈的意願，我歡喜修六波羅蜜，這叫做「勝解修」。修這個六波羅蜜能得到什麼樣的功德、不修六波羅蜜有什麼樣的過失，都在這裡邊。你完全學習達到了一個程度的時候，你就會有勝解，自己歡喜願意去這樣做，有深刻的信解，所以叫「勝解修」。

三、作意修，

就是前面說的愛重作意、隨喜作意、欣樂作意，那三種作意叫「作意修」。

四、方便善巧修，

前邊那個「方便善巧」就是無分別智，由無分別智來修這六波羅蜜，這就是能離相的修六波羅蜜。我們若沒有這種「方便善巧」的無

分別智，我們就是執著有相，我有禪定，我能夠有般若的智慧，就有這些分別。有了這些分別的時候，就自己給自己作障礙了。若有「方便善巧」的智慧，就能離一切相，就沒有這個障礙了，就轉成無漏的了。

五、成所作事修

這是第五個，叫做「成所作事修」。這五種修在這裡是把這個名字標出來，這下面就解釋。

此中四修如前已說。

就是第五個除外，前面那四個在前面已經講過了，現在這底下就解釋這個「成所作事修」。

成所作事修者，謂諸如來任運佛事無有休息，於其圓滿波羅蜜多，復更修習六到彼岸。

這個解釋這個「成所作事修」，怎麼講呢？「謂諸如來」，這是說十方世界一切的佛，「任運佛事」，佛修這六波羅蜜的時候是「任運」的，就是不需要去努力，不需要去分別，就自然地就能去做六種功德，叫做「任運」的「佛事」。這個「佛事」，這件事是佛作的，所以叫「佛事」。或者這件事作了，能令衆生得無上菩提，能令衆生成佛，故名為「佛事」。「無有休息」，佛做這個功德的時候不需要休息。我們沒得禪定的人，我們有疲勞，所以要休息，得了禪定的時候就不同一點，得了聖道的時候更不同了，到佛的境界沒有這個「休息」的這件事，他做的時候就是休息，和休息沒有什麼不同，動靜是無差別的。

「於其圓滿波羅蜜多，復更修習六到彼岸」，他成佛了，他的六波羅蜜多已經圓滿了，但是現在因為慈悲哀愍一切衆生的苦惱，「復更修習六到彼岸」，所以再修這個「六到彼岸」，去為衆生作一個模範了，就是讓衆生向佛學習，這樣子的意思，這個我們通常說倒駕慈航正好是這個意思，這叫「成所作事修」。那麼這也就是佛的法身的

境界，佛的法身現出來受用身、現出來變化身、現出來種種的衆生身去利益一切衆生的行動，就叫做「成所作事修」。

二、別辨作意修

又作意修者，謂修六種意樂所攝愛重、隨喜、欣樂作意：

前面是第一段「總辨五種修」，這是第二段「別辨作意修」。那五種修裡面有個作意修，這裡特別地來再加解釋。「又作意修者，謂修六種意樂」，這個「意樂」有六種不同。「所攝愛重、隨喜、欣樂作意」，就是這個「愛重、隨喜、欣樂」這三種作意是屬於六種意樂的；就是這個「愛重作意」裡邊有六種意樂，「隨喜」裡邊也有六種意樂，「欣樂」裡邊也有六種意樂的，就是這樣子，這叫做「作意修」。這個「六種意樂」是什麼呢？

一、廣大意樂，二、長時意樂，三、歡喜意樂，四、荷恩意樂，五、大志意樂，六、純善意樂。

這六種，這個名字標出來。這底下就解釋，解釋這個三種作意的六種意樂。先說這個愛重作意，先從布施說。

若諸菩薩，乃至若干無數大劫現證無上正等菩提，經爾所時，一一剎那，假使頓捨一切身命，

這用這個布施波羅蜜來說這個意樂，意樂嘛，第一個是「廣大意樂」，也就是愛重意樂的「廣大意樂」。若是諸菩薩他們發無上菩提心去修學六波羅蜜多，修學多少時間呢？「若干無數大劫」那麼多，「無數」，不可計數的，就是阿僧祇劫叫「無數」，「大劫」，要那麼多的劫才能「現證無上正等菩提」，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「經爾所時」，經過「若干無數大劫」，「一一剎那，假使頓捨一切身命」，這個世親菩薩釋上面解釋，「無數大劫」合起來為「一剎那」，這樣一剎那一剎那成為「無數大劫」。這麼多的大劫裡邊，「一一剎那」，世親菩薩這麼解釋。「一一剎那，假使頓捨一切身命」，假使這個菩薩他能夠「頓捨」，好像《金剛經》說那個，就是這一剎那裡

面他就能「頓捨」無量無邊的身命去饒益衆生去，那麼用這個身命布施給一切衆生，那麼這叫做內施，身命叫做內。

以殞伽河沙等世界盛滿七寶奉施如來，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如是菩薩布施意樂猶無厭足；

「以殞伽河沙等世界盛滿七寶奉施如來」，這是外施。用「殞伽河沙」，就是我們通常說的恆河，這個恆河沙數一粒沙算是一個世界，那麼恆河沙數世界太廣大了。這麼多的世界裡面，「盛滿七寶奉施如來」，供養佛，這樣子一一剎那，「乃至安坐妙菩提座」，就是最後得無上菩提那個金剛道，金剛道後那個時候成佛，在菩提樹下成佛。「如是菩薩布施意樂猶無厭足」，他這麼長久的時間內，他能夠這麼多的供養，內布施、外布施，他那個布施的意樂的心情還沒有滿足，還沒有厭足，那麼這就是「廣大意樂」。這個可見佛菩薩這個布施的心情是這麼殊勝。

經爾所時，一一剎那，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熾火，於四威儀常乏一切資生眾具，

前面說布施的愛重意樂，也就是「廣大意樂」，這底下解釋這個持戒以下的那五度。「經爾所時」，經那麼多的「若干無數大劫」的剎那剎那的，「一一剎那，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」都是熾烈的猛火，就是在那個熾烈的猛火裡邊，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，所處的環境是那麼痛苦。「於四威儀常乏一切資生眾具」，行住坐臥四威儀，常是缺少資生的眾具，生活特別的艱苦，那是不容易修行的。

戒，忍，精進，靜慮，般若心恒現行，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如是菩薩所有戒，忍，精進，靜慮，般若意樂猶無厭足；是名菩薩廣大意樂。

「戒，忍，精進，靜慮，般若心恒現行」，而這個菩薩那個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靜慮、般若的學習的心情他還是常能現起來的，在這麼苦惱的境界裡面他還要學習波羅蜜的心情還不斷。「乃至安坐妙菩提座」，乃至到得無上菩提。「如是菩薩所有戒，忍，精進，靜慮，般

若意樂猶無厭足」，他還沒有滿足，「是名菩薩廣大意樂」，這就是這位菩薩修學六波羅蜜多的廣大意樂是這樣的。

又諸菩薩，即於此中無厭意樂，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常無間息，是名菩薩長時意樂。

第一個是「廣大意樂」，現在解釋這個「長時意樂」。「又諸菩薩，即於此中」，就是六波羅蜜，修學六波羅蜜像上面說過的那麼多的「若干無數大劫」，一剎那剎那的這樣，乃至到「安坐妙菩提座」得無上菩提，「常無間息」，這麼長的時間內不間斷、不休息，「是名菩薩長時意樂」，修六波羅蜜就是這樣子。

又諸菩薩以其六種波羅蜜多饒益有情，由此所作深生歡喜，蒙益有情所不能及，

這麼多的菩薩他的六種波羅蜜多的修學的功德來利益一切眾生的，「由此所作深生歡喜」，他這樣做六波羅蜜去度化眾生、利益眾生，他心裡面深深地生起歡喜心。「蒙益有情所不能及」，蒙受菩薩利益的眾生心情也是歡喜，但是那個歡喜不及菩薩心情的歡喜，菩薩的心情的歡喜還超過了「蒙益有情」的歡喜。這個印順老法師舉一個例子，說是母親買一個玩具給他的兒，給他的女，他兒女是發歡喜心了，但是母親看兒女歡喜，母親的心情歡喜更歡喜，比兒女生的歡喜心還要強烈，這也是很合適的譬喻。

是名菩薩歡喜意樂。

這麼講。

又諸菩薩以其六種波羅蜜多饒益有情，見彼於己有大恩德，不見自身於彼有恩，是名菩薩荷恩意樂。

又諸多的菩薩他「以其六種波羅蜜多饒益有情」，特別多的利益眾生，「見彼於己有大恩德」，菩薩看見受他利益的有情有大恩德；說那個眾生對菩薩有恩德，菩薩這樣感覺。「不見自身於彼有恩」，菩薩不看見自己對眾生有恩德，菩薩是這樣心情的。這個如果說是久

遠以來，無量劫來一切衆生都曾經為我做過父母，做過師長，做過我的兄弟姊妹，我們做過同學、善友，所以對我有恩德，那這樣也是可以這麼解釋。或者你用這麼多的六波羅蜜多利益衆生，衆生於我有恩德，是因為有衆生你才能行六波羅蜜，你才能得無上菩提的。如果沒有衆生，你不能修六波羅蜜，怎麼成佛呢？所以衆生於菩薩有恩德。「是名菩薩荷恩意樂」，這個菩薩感謝一切衆生的。

又諸菩薩即以如是六到彼岸所集善根，深心迴施一切有情，令得可愛勝果異熟，是名菩薩大志意樂。

這是第五章「彼入因果」的第二科「十門分別」。「十門分別」裡邊，甲乙丙丁戊，「修習」，屬於「修習」這一科，「修習」這一科裡邊有兩段：第一是「總辨五種修」，說過了，第二段是「別辨作意修」。「別辨作意修」，作意裡邊有愛重作意、隨喜作意、欣樂作意，這三種作意裡邊都有六種意樂：第一個是廣大意樂，第二長時意樂，第三歡喜意樂，第四荷恩意樂，這四種意樂也說過了，現在是第五大志意樂。

「又諸菩薩即以如是六到彼岸」，這些大菩薩應該是屬於已入聖位的大菩薩，「即以如是六」種波羅蜜多「所集善根」，所集成的功德，「深心迴施一切有情」。這個「深心」，印老法師說是懇切的意思，懇切地「迴施一切有情」。若是讀這個《大般若經》上的說法呢，從事相上迴施一切衆生，就是懇切地把自己所成就的善根布施一切有情，「令得可愛」的，就是人天的「勝果異熟」，殊勝的果報。若在《般若經》上的意思呢，也有個無相的意思，就是這麼多的善根也都是無相的，一切衆生也是無相的，那麼就是無相的迴向了，那麼就名之為「深心迴施一切有情，令得可愛勝果異熟，是名菩薩大志意樂」，廣大的意願，這是大慈悲心的活動。

又諸菩薩復以如是六到彼岸所集善根，共諸有情迴求無上正等菩提，是名菩薩純善意樂。

這是第六「純善意樂」，純淨的善法，表示這裡面沒有其它的惡法、染污法的夾雜。「又諸菩薩復以如是六到彼岸所集」成的「善根」，「共諸有情」，就是這個善根不是菩薩自己私有的，與一切衆生共有的。那麼這樣的善根做什麼用途呢？「迴求無上正等菩提」，把它迴轉過來，不求世間的人天果報，也不求二乘人的涅槃，去求什麼呢？「求無上正等菩提」，就是願與一切衆生齊成佛道，這樣的回向，「是名菩薩純善意樂」，就是清淨的善法。這是對比前面那個「大志意樂」說的，「大志意樂」是以「六到彼岸所集善根」，回向一切有情令得可愛的果報，人天的果報；人天的果報雖然也是一切衆生所愛，但是

不是清淨。這個衆生自己修學善法，或者由菩薩的加持修學善法，得到了人天的果報的時候，就是放逸，就會又引起來很多的煩惱，又去造作了很多的罪過，那麼雖然是得到了可愛的果報，但是並不理想，有很多的罪過。那麼現在菩薩呢，不！有這個純善的意樂，令他得無上菩提果，這樣子一點過失也沒有，所以叫做「純善意樂」。

我們佛教徒也常常地會開導衆生修學善法，做種種功德，當然這是很好，不要做惡事，做惡事到三惡道去是不好，我們勸他學善法，不要到三惡道。但是你若不教導他般若波羅蜜，就是間接地到三惡道去，因為一般的衆生這個貪瞋癡這種煩惱，沒有佛法的般若波羅蜜是沒有辦法對治的。那麼他若做了功德的時候，他就是到人天裡面享受福報，人天的享受福報，多數的人還是在人間享受福報，生天的人還是比較少，所以人間享受福報的人，這種有些福德的人幹什麼？我們看看報紙就知道，這些有點能力的人，能力強一點，有點福報的人，他們就是那樣放逸，放逸將來幹什麼？將來就是到三惡道去了，就是這麼回事。所以我們佛教徒是應該勸人學習善法，但是也應該勸導衆生學習般若波羅蜜，學習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，勸他往生阿彌陀佛國也是好，這樣子才能夠離苦得樂。我們提倡人間淨土是對的，但是你若弄巧成拙的時候，人間還是穢土，並不是淨土，我看是有這種危險性。所以這上最後呢，就是「是名菩薩純善意樂」。

如是菩薩修此六種意樂所攝愛重作意。

前面說這六種意樂，這六種意樂說完了，這底下做一個結束。「如是菩薩修此六種意樂」，「如是」就是前面這六段文，這六段文就是菩薩所修的六種意樂，這六種意樂在三種作意裡面屬於哪一種呢？「所攝愛重作意」，是屬於這一類的。

又諸菩薩於餘菩薩六種意樂修習相應無量善根，深心隨喜，如是菩薩修此六種意樂所攝隨喜作意。

我剛才說我們勸人修善很好，但是還有問題，應該勸他們持戒、勸他們修學般若波羅蜜。你勸他們修善還是容易，六波羅蜜裡邊第一個是布施波羅蜜，修布施波羅蜜比較容易。你布施一點去造個醫院，

造個學校，種種的這些社會上的事情順乎人情，能隨順人的心情，還比較容易做。但是你若讓他持戒、讓他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就難，讓他學習佛法難，這事不容易。那麼在菩薩教化眾生的觀點看，也還是要先勸他修布施，然後就有持戒的可能，逐漸地修學般若波羅蜜，所以這個布施波羅蜜還是很重要。

「又諸菩薩於餘菩薩六種意樂修習相應無量善根，深心隨喜」，又這些諸大菩薩他們對於其他的菩薩「六種意樂修習相應無量善根，深心隨喜」，深深地隨順歡喜讚歎，能這樣。不像我們凡夫不行，凡夫這個發菩提心的菩薩因為煩惱沒有斷，有的時候就有嫉妒心，障礙別人修學善法；這個善法若是我修可以，若別人修就有問題，這個凡夫就是這樣子。那麼若是自己相信因果的時候，若認真地來對待自己的話，自己有這種心情的時候，趕快懺悔，在佛前懺悔；自稱名字，我怎麼怎麼地，我妙境生嫉妒心了，願菩薩慈悲幫助我，消滅我的嫉妒心。你懺悔幾次，他就會好一點，這個嫉妒心就不起了，種子還是有的，嫉妒心不起了，他就自在的多。而那些大菩薩不是，大菩薩不是凡夫菩薩，對於其他菩薩所修的無量善根「深心隨喜」，真誠地發歡喜心。「如是菩薩修此六種意樂所攝隨喜作意」，這樣子這是菩薩隨喜的作意，前面是愛重作意，這是隨喜作意，這個隨喜作意也包括那六種意樂的。

又諸菩薩深心欣樂一切有情六種意樂所攝六種到彼岸修，亦願自身與此六種到彼岸修恒不相離，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如是菩薩修此六種意樂所攝欣樂作意。

「又諸菩薩深心欣樂一切有情六種意樂所攝六種到彼岸修」，這是第三段，說明這個欣樂作意，什麼叫做「欣樂作意」？就是深深的意樂，「欣樂一切有情」，就是歡喜愛樂一切有情「六種意樂所攝六種到彼岸修」，歡喜一切有情也能具足六種意樂的去修這六波羅蜜，就是這樣意思。「亦願自身與此六種到彼岸修恒不相離」，也希望自己，也深深地願自己「與此六種到彼岸修」，用六種意樂修到彼岸的六波羅蜜，「恒不相離」，常常時、恒恒時與這樣的善法不相捨離。「乃至安坐妙菩提座」，一直到成就無上菩提，這中間常不捨離善法。「如是菩薩修此六種意樂所攝欣樂作意」，這是結束這段文，菩薩能夠有六種意樂所攝的欣樂作意。

一個是愛重作意，一個是隨喜作意，一個欣樂作意，我們也這樣子學習。這個其他的文上有所謂善法欲，就是歡喜學習善法，這樣的歡喜心要常常有。雖然我現在沒有做，但是有歡喜心，我願意去做善法，要養成這樣的心理。那麼別人修學善法的時候，自己生歡喜心，自己常願意大家都能有善法功德，常常的在佛前發願，我願意有這樣的作意，也是很好。

若有聞此菩薩六種意樂所攝作意修已，但當能起一念信心，尚當發生無量福聚，諸惡業障亦當消滅，何況菩薩！

「若有聞此菩薩六種意樂所攝作意修已」，前面這幾段文是說這個三種作意的六種意樂，能這樣修的一種相貌，這底下表示得到好處，但是分兩種人。「若有聞此」，假設有一個衆生聽到了「此菩薩六種意樂所攝作意修已」，聽到了這樣的法門，聽到了菩薩有這樣的功德以後。「但當能起一念信心」，他只是，他應當，他只是發起了一念清淨的信心，相信有這件事，相信大菩薩能這樣做，他們是能這樣修行，相信凡夫的菩薩也能發心修習，你能夠有這樣清淨的信心。「尚當發生無量福聚」，還能夠，就這個人，這個凡夫他有這一念信心，他就能發生無量無邊的福德聚，能得大福德，能有這種好處。「諸惡業障亦當消滅」，至於以前造了很多的罪過，用嫉妒心造的罪過，或者是其他的貪瞋癡的煩惱造的罪過，這些罪過還沒有得果報，那麼你現在能有信心的時候，「亦當消滅」，也就把那個諸惡業當消滅了，就是不得果報了。「何況菩薩」，何況真實修行這三種作意的六種意樂呢？那個菩薩的功德有多大呢？這功德是更大了。

己、差別

此諸波羅蜜多差別云何可見？

這是第六段，甲乙丙丁戊己，「差別」。我們有的時候也可能會打妄想，就是思惟我們凡夫日常生活表現於身語的，或者藏於內心的這種情況，凡夫自己能知道自己。對於聖人，對於阿羅漢、對於大菩薩他們一天都做什麼事情，是怎麼個情形？我們不知道，但是你若讀這個經論的時候才知道，喔，這個大菩薩是這樣子的，他們是這樣子

大慈大悲大智慧修學六波羅蜜多，是這樣的相貌。那麼我們能這樣子去學習，從經論上的學習，知道這些聖人的事情，發歡喜心，就有很多功德了。這以下是第六段，說到「差別」。

「此諸波羅蜜多差別云何可見」，就是布施波羅蜜多，布施是個總說的，就是「名、義、自性」這時候是自性。還有「差別」呢，是什麼樣子呢？乃至到般若波羅蜜多他有什麼差別呢？我們怎麼可以知道呢？這是問，底下回答。

應知一一各有三品。

這是總說。我們應該知道每一個波羅蜜，個個的波羅蜜都是有三類差別的。底下別說。

施三品者，一、法施，二、財施，三、無畏施。

就是有這三種差別。這個「法施」，就是用清淨心為人宣說正法，宣說佛法，那麼叫做「法施」。這個「法施」，就是哀愍眾生的愚癡，不明白善惡果報，不明白世間、出世間的緣起，迷惑顛倒流轉生死的這種境界，那麼用佛法來開導他。我有一次聽見一個法師也等於說是批評另一個法師，為人講開示的情況。當然他也沒有說名字，沒有說名字，可是我也是明白了是說誰。那麼他的意見是說什麼呢？譬如說是我們為人說法，我們是正面的介紹佛法，也可能會提到孔夫子，老莊，也可能提到耶穌，或者是提到其他的宗教，怎麼怎麼說。說完了就完了，沒有再加以分別，那麼這個法師就表示意見，說這樣子你是宣傳佛教呢，你是宣傳耶穌教呢？你穿著出家人的衣服，以佛教法師的面目為人介紹佛法的時候，你不能表示出來你的正面的宗旨，就是這位法師來評論另一位法師為人說法的這個情形。我聽見了這句話，我同意，我同意這個態度。我們介紹佛法的時候，一定是讚歎佛法，一定是讚歎佛法是最殊勝的，那麼使令聽開示的人有一個目標，有一個一定的方向，「我要信佛，我要相信佛教」，應該這樣說，這樣說才是對。所以這個「法施」，我們做法的布施的時候，這個法的布施呢，這個應該還是可以這樣說，勸人為善，勸人知道你做種種惡事是有罪過的，你若做善是有功德的。或者是世間善法、出世間善法，那

麼應該有這麼一個次第。如果說了一大堆的佛法，沒有勸人為善的意思，沒有這個意思，那還是有點事情，也還是有一點事情的。

第二就是「財施」。這個「法施」是思想上的事情，來糾正人思想上的錯誤，使令他得到正知正見，能解脫生死之苦，能得到涅槃的安樂，這是最重要的。第二是「財施」，這是枝末上的事情，就是這個衆生重要的錯誤是思想上的問題，但是生活上的困難也應該照顧，也應該照顧，所以菩薩也做財施，使令你生活上沒有困難，那麼身安再心安，然後學習佛法。如果只是財施而沒有法施呢，這是不能解決問題的，因為財施只是暫時的，就像吃飯的時候，消化了以後，你早餐吃完了還要吃午餐，今天吃完飯明天還是要吃飯，不然的話不行。那麼這個法施，你若能夠在佛法上有所修學，得成聖道，那麼這個問題的根本解決了，根本上解決了。所以財施是個臨時性的事情。

「三、無畏施」，「無畏施」，就是有什麼災難的事情，有什麼意外的災難，天災人禍，那麼衆生心情恐怖，那麼菩薩能予以安慰，使令他心得安隱，那麼就叫做「無畏施」。《普門品》上面前一段有水難、火難、盜賊難、鬼難，念觀世音菩薩名號就能夠得到靈感，能消除這七種災難，種種的事情。後一段呢，「應以何身得度者，即現何身而為說法」，那麼就是法布施，法布施是最重要的。那麼前面這七難也包括這無畏施在裡頭，所以這個《普門品》我們簡單地說，也可以說是就是三種布施：法施、財施、無畏施。

戒三品者，一、律儀戒，二、攝善法戒，三、饒益有情戒。

這個「戒三品」，這個戒的差別，戒是個總名，這裡邊有三種不同。第一個就是「律儀戒」，這個「律儀戒」，這個「律儀」，就是沒有過失叫做「律儀」。我們表現出來的行為、發出來的語言都要清淨，不要有過失，那麼這一方面就叫做「律儀戒」。你能防護清淨，能遠離一切過失，那麼就叫做「律儀戒」，就是諸惡莫作了。五戒也好，八戒也好，乃至菩薩的比丘、比丘尼戒、沙彌、沙彌尼戒，都叫做「律儀戒」。

「二、攝善法戒」，這個只是沒有罪過固然是很好了，但是還是不足的，還應該「攝善法戒」。攝者積集也，積集一切善法，做種種利益人的功德，這上面有止善、有作善。「律儀戒」就是止善，止一切惡就是善；這個「攝善法戒」就是作善，做種種利益人的事情。日常生活人與人之間給人方便，善法多得很，隨時都有善法。那麼或者是六波羅蜜也就是善法，做種種利益人的事情，「攝善法戒」。這個就是在比丘戒裡面也是有，但是在菩薩戒裡面是最明顯了，譬如說我們受這個八關齋戒，八關齋戒那麼也就是止一切……表面上是止一切惡，但是他告訴你受八關齋戒的人這一天最好是在寺院裡面住，寺院裡面住就和出家的人一樣，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、念天、念捨，乃至念死，修止觀，修學止，修止修觀，這樣栽培無漏的善根。這樣說呢，一方面受戒止一切惡，同時也栽培了善根，就是生善。有的受了八關齋戒只是止惡，而沒有去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去栽培善根，那就是不具足，有一點不具足的。

「三、饒益有情戒」，這個攝律儀戒、攝善法戒是自己諸惡莫作，衆善奉行。「饒益有情戒」，就是利益一切衆生了，或者用六波羅蜜去利益一切衆生，或者做種種善事利益一切衆生，那麼這樣子就是圓滿了。這是戒的三品，三種。

忍三品者，一、耐怨害忍，二、安受苦忍，三、諦察法忍。

這是忍的三品。這個忍的三品是什麼呢？一是「耐怨害忍」，「耐」就是忍耐，「怨害」就是這個怨家來傷害你，你能忍得住。就是一切有情，這個有情方面，你菩薩度化衆生，而衆生還要傷害你，你要忍得住，你不要動怒，能夠這樣子，這是一個忍。

「二、安受苦忍」，「安受苦忍」呢，就是菩薩在度化衆生的時候、修種種善法的時候，自己本身也會有疲苦，有疲勞的辛苦，也有這種事情。這個「安受苦忍」，我們這個肉身的菩薩，凡夫這個有漏業招感的這個果報當然有苦的，有疲苦，或者是老，或者是病，或者做種種事情會有辛苦、疲勞。就是得無生法忍的菩薩，第八地以上是法身菩薩，初地到七地還是肉身菩薩，這個肉身菩薩這個身體也還是有老病，也還是做事有疲勞，當然和凡夫菩薩不同。那麼或者饑寒，饑渴、寒熱各式各樣的事情，那麼你要能受得了，這法身菩薩沒有這

回事，法身菩薩沒有這回事，沒有說辛苦了，沒有這回事情，但是他也從這個地方經過的，現在不說。

「三、諦察法忍」，「諦察法忍」是前兩種忍的依止處。你為什麼能「耐怨害忍」？為什麼能「安受苦忍」呢？就因為「諦察法」的關係，就是深刻地、審思地、認真地觀察諸法實相，這樣你安住不動，安住在第一義諦上不動，叫做「諦察法忍」。可是耐怨害的時候，這個怨家來傷害你的時候，你能諦察法的時候，你就能忍得住，你才能忍得住的。安受苦忍也是，你若是審諦地觀察諸法實相，觀察這個色受想行識畢竟空寂的，心能安住在畢竟空寂上，你就安受苦，苦來的時候你心裡面沒有事。譬如說你打般舟七，或者打三年的禪七，一直地這樣修行也是疲苦，如果你心住在第一義諦上就沒有事，這個心情就會好一點，心情會好一點的。譬如說是這個坐在那裡腿疼，腿疼你若能觀察照見五蘊皆空，心住在無住的境界上面，心無所住的時候，這個身體的痛，這個腿的痛就輕，就會輕一點，所以這個「諦察法忍」是「耐怨害忍」、「安受苦忍」的依止處。從這一方面來看呢，菩薩長時期地在生死裡流轉度化衆生能受苦，應該是斷煩惱的菩薩，應該是斷煩惱的菩薩，而不是說一點煩惱沒有斷而能有這麼大的忍力。這個《大智度論》龍樹菩薩是說過這件事的，說過這件事，一定是要斷煩惱。那若從這個地方看呢，所以凡夫發菩提心也是對的，但是你先努力修行，應該是對的。

精進三品者，一、被甲精進，二、加行精進，三、無怯弱，無退轉，無喜足精進。

這個「被甲精進」，這個「甲」是什麼呢？就是古代的時候這個軍隊同敵人做戰的時候，這個身體被上盔甲，古時代的那種，那麼是保護身體的安全的，叫被甲。這是一個譬喻，譬喻什麼呢？發無上菩提心的菩薩行菩薩道的時候，你也要被上甲，什麼甲呢？就是願，堅定的意願，大願，大誓莊嚴，用這個偉大的願力來莊嚴你的菩提心。就是我願意修這個難行的苦行去度化衆生，我不怕難，要有這樣的願，那就叫做「被甲精進」，有堅定的意願。我發了這個願，我一定是要這樣做，我不怕難的，所以叫「被甲精進」，就是願。

「二、加行精進」，「加行」是什麼呢？就是採取行動了。你發了願要行六波羅蜜廣度衆生，這時候就開始行動了，叫「加行」。這個「加」，就是一次又一次地、不斷地，叫做「加」，就是努力的意思。努力地而不懈怠去修這個六波羅蜜廣度衆生，叫「加行」，不懈怠，「加行精進」。

「三、無怯弱，無退轉，無喜足」這三句，最後這個精進有三句。第一個是「無怯弱」精進，「無怯弱」什麼意思呢？你去修這個六波羅蜜去度化衆生的時候，本身有問題了，自己本身有問題，或者是來了病痛了，或者疲勞了，或者是怎麼樣，「無怯弱」，你心裡面還是不退怯的，不恐怖，我一定要做成功這件事，那麼叫做「無怯弱」。

「無退轉」呢？你本身沒有什麼問題，但是遭遇到很大的困難，衆生怎麼樣的傷害你、逼惱你，就前面那個耐怨害忍、安受苦忍這有點相似。那這樣子的時候，而這個菩薩不退轉，他的這個強大的意願要去廣度衆生，還是不退下來的，他的行動還是繼續向前進，繼續做，修六波羅蜜，不退轉。

「無喜足精進」，如果你能常時期地「被甲精進」、「加行精進」、「無怯弱」精進、「無退轉」精進，那你一定會有成就的，成就還沒有圓滿，沒有圓滿你不會得少為足，「無喜足」，不要因為小小的成就就滿意了，就停下來了，那就叫做「喜足精進」，現在「無喜足」，我不知足，我一定要得無上菩提，沒得無上菩提我不會停下來了的，這叫「無喜足精進」。

這個佛法，你看佛菩薩開導衆生的修行的法門，說得非常圓滿，「被甲精進」是願，這個「加行精進」是行，這個「無怯弱，無退轉，無喜足精進」就是你遭遇到各式各樣的情況的時候，你心裡面不退轉，繼續地修行六波羅蜜，一直到無上菩提，這個精進波羅蜜是這樣的。

靜慮三品者，一、安住靜慮，二、引發靜慮，三、成所作事靜慮。

這個「靜慮」也有三種差別，三類，三種品類。第一個是「安住靜慮」，「安住靜慮」就是學習這個奢摩他成功了，成功了，達到了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，成功了。這個其他的《大毗婆沙論》、《俱

舍論》也名之為叫做現法樂住，就是現在的色受想行識有一個安樂住，一入了這個禪定，入了這個靜慮裡面非常地快樂，有輕安樂，入了第四禪就是去掉了輕安樂了，那麼安住在這個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裡面，這個靜慮。

我們說這個六波羅蜜裡邊的這個禪波羅蜜，就是指色界四禪說的，就是指色界四禪說的。色界四禪，這個禪是通於世間的，但是在《大般若經》裡面有提到，這一切的佛菩薩這些無漏的殊勝的功德都是在禪定裡面成就的，都是在禪定裡面成就，而不是在散亂心裡面成就的，所以這個禪波羅蜜，這個禪是波羅蜜了，這的確是非常重要的事情。所以我們應該多努力地學習禪，常常靜坐，學習禪，學習禪當然要有耐心煩，就是這個安受苦忍，你要忍耐一點，你長時期靜坐，他慢慢慢慢他就會有成就。因為我們久遠以來這個心裡面就是亂，你現在反其道而行，不要亂，當然是難的，當然是不容易，但是你慢慢地耐心地調，他還是可以的，他還是能調轉，因為他本身都是不固定的，不是固定地非一定亂不可的。你若慢慢地調，他也可以不亂，你能有五分鐘的不亂，你就會有十分鐘，你有十分鐘的不亂，你就可能會有二十分鐘，有二十分鐘的不亂，就可能有六十分鐘，所以你就要有耐心調。耐心調當然就是出家是最好，出家因為沒有塵勞的事情來干擾你，心清淨。心清淨的時候，你就容易不亂，所以這叫安住靜慮。得到欲界定的時候就不錯了，你這個你愛樂修禪的這種愛樂的興趣就高起來了，興趣濃厚了，你繼續努力就能得到未到地定，未到地定就很容易得初禪、二禪、三禪、四禪了。得到禪定的人叫做上人，叫做上下的上，上人，我們稱某某上什麼下什麼，這都是假名字，你若得到禪定了，那是真實的名之為上人。不過在那個《大智度論》上面，得無生法忍的人名之為上人，就是不是凡夫了，所以稱之為上人。我們若是得了禪定的時候，這在我們出家人的戒律上說，這是上人法，得禪定是上人法；你沒得禪定自稱得上人法，這是大妄語，是這個意思。得了禪定稱為上人法，就是超過了人的境界了，在人之上，超過了人的境界了。我們不懂事的人，「哎呀，這是聖人」，其實得了禪定沒有般若波羅蜜還是個凡夫，不是聖人。那麼得到安住靜慮的時候已經很不錯了，也就很好了，也就沒有白出家，沒有白出家一回。

「二、引發靜慮」，「引發靜慮」是得到安住靜慮之後，你還要繼續修行，繼續地修行。在這個優波掬多尊者的傳上面看，跟他學習

禪的一個比丘得到四禪了，有神通了。神通呢，你還不是聖人，應該繼續修四念住，很快地三果阿那洹的，得阿那洹當然也就可以得阿羅漢，但是他不，他著急了，一定是要回到家鄉去，乘著神通回到家鄉去。到了國王那，唉呀！這個比丘是誰，這麼了不得在天空裡飛？供養他。他的目的就是回到家鄉去顯示顯示，目的是這地方是要得一個名，要去得到人家的讚歎，就是為這件事去。結果這一念的散亂心，這一念的放逸心使令他的禪失掉了，可惜不可惜？得禪定那麼不容易，但是失掉禪定很容易，很容易就失掉了。看《優波掬多傳》上看這個比丘後來做了乞丐了，眼睛也盲了，做了乞丐了。後來優波掬多尊者當然是知道這件事，就是帶著很多的比丘就來看他，對大眾宣佈：「我們到什麼地方去看某某比丘好不好？」大家知道：「唉呀，這人得了四禪，得了神通，好啊！好，大家去看」。然後到了一個地方看一個盲人做乞丐，這個優波掬多尊者就呼招他的名字，「唉呀！師父來了！」大家一看，得了神通的比丘現在怎麼做了乞丐了呢？所以這件事就是……你得了神通，得了禪定，得了神通，你還要忍得住，先不必去顯示嘛！你繼續修行得到聖道才好嘛！這又是個問題。「引發靜慮」，得到四禪以後，你還要繼續修學神通，這個神通，有的人得了四禪同時就發出神通來，但是這種人是上根人，多數還是不能的，要進一步地修神通才能得神通。那麼得了神通的時候，這時候的四靜慮叫做「引發靜慮」，從靜慮裡面引發出來神通，又有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神足通、宿命通，也可能有漏盡通，引出來神通，這叫做「引發靜慮」。

「三、成所作事靜慮」，第三個「成所作事靜慮」，「成所作事靜慮」，就是你有了禪定，又有了神通了，這時候你應該行菩薩道廣度眾生去，能夠成辦所作的利益眾生的事業，但是都是在靜慮裡面做這些事情的，叫做「成所作事靜慮」。這個年紀越輕越好，年紀越輕，就是在社會上的人世間的雜染比較少，比較少你修禪定你越容易成就。說我再等一等，再等幾年，我拿到博士學位的時候再靜坐，拿到博士學位的時候有可能不發心了，不發心靜坐了，所以我主張早一點修行，你早一點發心修行好。

靜慮有三品：一是安住靜慮，二是引發靜慮，三是成所作事靜慮，靜慮還有這麼三種的不同。這個「安住靜慮」、「引發靜慮」是你自己成就的功德，「成所作事靜慮」是你利益眾生的功德，你有這種能

力了，能夠利益衆生了。這樣講利益衆生還是要有神通好，沒有神通人家對你看你很平常，你和我一樣，所以很難感動人，所以一定要好好努力修行。

慧三品者，一、無分別加行慧，二、無分別慧，三、無分別後得慧。

「慧三品」，哪三品呢？「一、無分別加行慧」，這個「加行慧」呢，就是前面說那個四尋伺、四如實智的智慧，叫做「加行慧」。加行是怎麼的呢？為了成就無生法忍要加功用行，就是要增加你的功課，還要努力地修行，所以叫「加行慧」。這個時候觀這個名、義、自性、差別都是不可得的，「實智觀無義，唯有分別三，彼無故此無，是即入三性」，「名事互為客，其性應尋思，於二亦當推，唯量及唯假。實智觀無義，唯有分別三，彼無故此無，是即入三性」，就是這樣思惟，觀察不可得，就是照見五蘊皆空，就是這樣意思了。你能這樣子修行的那個智慧，就叫做「加行慧」。這個「無分別加行慧」可以做兩個解釋：一個是未成就無分別智而學習加行，這叫做「無分別加行慧」，這是一個解釋。第二個解釋，你在加行在努力修行的時候，觀察名、義、自性不可得，就是無分別，所取的名、義、自性、差別不可得；那麼觀一切法唯識無義，就是沒有義的分別，這是第一個無分別。第二個呢，「彼無故此無」，就是沒有能分別，那麼「是即入三性」，就成就了無分別慧了，那麼這是「無分別加行慧」。事實上，他本身他內心還是有觀察思惟的，還是有分別，但是他這樣用功修行能得到無分別智，他也能滅除去有執著的分別，所以叫做「無分別加行慧」。

「二、無分別慧」，這就是由前面「無分別加行慧」那個世第一剎那向前進一步，就見道了，見道以後的根本智就叫做「無分別慧」。也沒有能分別，也沒有所分別；所見的真如理也是無分別，能成就的無分別智也是無分別，平等平等地諸法實相，那叫做「無分別慧」。

「三、無分別後得慧」，這個「無分別慧」初歡喜地的時候有，那麼一直到得無上菩提才圓滿的，「無分別慧」。「三、無分別後得慧」，「無分別後得慧」就是成就了「無分別慧」以後所得的智慧，所以叫做「無分別後得慧」。這個「後得慧」是有分別，他能觀察一切緣起法，也能去思惟第一義諦，又能為一切衆生宣說正法，所以他

是有分別。但是他是由無分別智以後所成就的「後得慧」，他也沒有執著的，是大解脫境界。這個「無分別後得慧」也是從見道以後所成就的，也就是無分別智成就以後所成就的，也是到無上菩提才能圓滿的。這是慧的三品，有這三品的差別。

庚、相攝

如是相攝云何可見？

前面是說這六波羅蜜的差別，每一種都有三品；這是第六，「十門分別」的第六門，叫做「差別」。以下是「十門分別」的第七，叫做「相攝」。「如是相攝云何可見」，就是如是六波羅蜜多的善法他能與其餘的一切善法互相收攝的，能攝屬的，能攝屬一切善法，能攝屬一切善法在六波羅蜜裡邊，六波羅蜜能總攝一切善法。這樣的事情「云何可見」，我怎麼樣才能明白呢？這是問，底下回答。

由此能攝一切善法，

由此六波羅蜜多他能夠攝屬一切善法的關係，所以叫做相攝。這是標出來這句話，底下解釋。

是其相故，是隨順故，是等流故。

這是舉出來三個理由，他能夠攝屬一切善法，說出三個理由。三個理由，印順老法師在這裡也有他自己的見諦，這是他是根據《大般若經》的意思來解釋。

「是其相故」，這個世親菩薩解釋這句話：「是般若相」，一切善法都是以般若為體相的，那麼這個話的確是《大般若經》上的意思。譬如說六波羅蜜，前五波羅蜜怎麼能夠成為波羅蜜呢？就是容攝在般若裡邊，般若觀一切法空，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都容攝在一切法空裡邊了，容攝在這裡邊，所以名之為到彼岸。如果沒有第六般若波羅蜜的這種智慧，前面的五波羅蜜是不能到彼岸的。這個《般若經》上舉個譬喻，說是很多的盲人，一定要有一個有目的人領導這個盲人才能到所到處；如果沒有這個有目的人，盲人是不知道到

那地方去的。般若波羅蜜就是譬喻這個有目的人，有眼睛的人，其餘的善法都是沒有目，都是盲人，所以這個由有目的般若波羅蜜導一切善法到無上菩提那裡去，到諸法實相那裡去，所以叫做到彼岸。這樣說呢，一切法是到彼岸，一切善法能到彼岸，「是其相」，是般若相，是般若的相貌，就是般若是一切善法的體相。

「是隨順故」，「是隨順故」就是一切善法隨順般若波羅蜜，般若波羅蜜是個導者，是個領導者，般若波羅蜜領導一切善法到無上菩提那裡去，一切善法隨順般若波羅蜜，所以叫做「順」，「是隨順故」。

「是等流故」，到無上菩提那裡去，會有十種智力、有種種神通、有大慈大悲，「是等流故」，就是般若波羅蜜的等流，是般若波羅蜜同類的一切的大功德善法，是他同類的，相續下去的作用，發生的作用，所以叫做「等流」。這是這個印順老法師根據世親菩薩那句話，「是般若相」這句話去配合《大般若經》上的要義這麼解釋，所以他攝一切善法。這樣子解這個攝呢，攝者引也，或者這個攝就是攝政王這個攝的意思，就是能統攝的意思。

這個無性菩薩的解釋呢，不這樣解釋，無性菩薩解釋另外有個意思，他說這個「是其相故」，譬如說這個六波羅蜜，這個無貪，沒有貪沒有瞋等，這是六波羅蜜的相貌，是他的體相，你不貪你才能布施波羅蜜，你無貪、無瞋你才能持戒，就是這六波羅蜜「是其相故」。那麼「是隨順故」呢，譬如說這個人有信心，我做善就能得善報，我有慚愧心所以我就能修習善法，那麼由這樣的關係呢，他就能發動六波羅蜜，能發動波羅蜜，就是能隨順，就是隨順的意思。這個「是等流故」，你得無上菩提，當然就是又有種種功德成就，有六種神通，有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，那麼這「是等流故」，那麼「等流」就是果說的。六波羅蜜圓滿了的時候所得的果，那就叫做「等流」。那麼「隨順」就等於是增上緣的意思，因為你有這樣的信心，所以你肯去修六波羅蜜，那麼信就是增上緣了。那麼「相」是他本身的相貌，沒有貪心、沒有瞋心，所以能夠布施波羅蜜也就能夠戒波羅蜜；無貪瞋癡，你就能精進波羅蜜、忍波羅蜜，乃至般若波羅蜜。這樣講，這是又一個意思了。

這樣子說呢，用這三個理由來說明這個六波羅蜜能攝一切善法。這樣說，這個「攝」是類攝，以類攝，同是一類的就互相攝。

辛、所治

如是所治攝諸雜染，云何可見？

前面是第七，現在第八是「所治」，所對治的雜染法。「如是所治攝諸雜染，云何可見」，如是六波羅蜜所對治的就是：布施是對治慳吝，戒波羅蜜對治破戒，(忍波羅蜜)對治忿怒、忿恨，(精進波羅蜜)對治懈怠，(禪波羅蜜)對治散動，(般若波羅蜜)對治惡慧，這六個波羅蜜來對治這六種障礙。那麼所對治的就是雜染，他能夠攝其餘的一切雜染法。這個能對治，這個六波羅蜜能夠攝一切善法，那麼所對治的六弊他也能攝一切雜染法，自然是應該這樣子。但是怎麼知道呢？「云何可見」呢？

是此相故，是此因故，是此果故。

那麼這也是用這三個理由來說明。「是此相故」，剛才說的這個六弊，慳吝、破戒、忿恨、懈怠、散動、惡慧，那麼這是所對治的相貌，所對治的體相。

「是此因故」，譬如說我不相信，或者是無慚無愧等，那麼這就是出來這些六弊的因。慳吝、破戒這些事情，我不相信，或者有這貪瞋等，於是乎我就是破戒了，乃至到有邪惡慧這些，「是此因故」。

「是此果故」，或者做出來種種的罪過，得種種貧窮、下賤乃至三惡道的，那麼這就是這些雜染法的果報了。這樣說這個六弊能攝種種的煩惱，攝種種的雜染法，那麼用六波羅蜜來對治這六種弊呢，也就是對治了六弊的因、六弊的果，也都對治了，那麼就所有的雜染法都息滅了，就得到究竟清淨的無上菩提了。

壬、勝利

如是六種波羅蜜多所得勝利，云何可見？

這是壬，就是第九科，六種波羅蜜多所得的勝利，勝果的利益，是殊勝的利益。修這六種波羅蜜多得到什麼樣的勝利呢？得到什麼樣的功德呢？「云何可見？」

謂諸菩薩流轉生死富貴攝故，大生攝故，大朋大屬之所攝故，廣大事業加行成就之所攝故，無諸惱害性薄塵垢之所攝故，善知一切工論明處之所攝故。

「謂諸菩薩流轉生死富貴攝故」，說是我們修六波羅蜜會得到什麼樣的功德呢？這底下回答，回答分兩段，有世間勝利。「謂諸菩薩流轉生死富貴攝故」，這些發菩提心的菩薩他因為修這個布施波羅蜜的關係，修這個布施波羅蜜多的關係，雖然還沒有成佛，還在生死裡流轉，但是在生死裡面流轉的時候，他是富貴，大富大貴，屬於這一方面的果報，得到這樣的勝利，得到大富大貴的這種勝利，他若布施能得到這種好處。

「大生攝故」，「大生攝故」呢，就是這個菩薩他能修戒波羅蜜，他能持戒，那麼持戒或者是一開始受五戒，進一步應該修十善戒，或者是受沙彌戒、沙彌尼戒，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或者受菩薩戒。因為受了戒，守戒清淨的關係，他將來得到的果報是「大生攝故」，就是圓滿廣大的生命體，圓滿廣大的所受生的這個體，這個果報，在人天裡面所得的果報是特別殊勝的，得尊貴身就是這樣意思，他的福德壽命都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上的，「大生攝故」。說這個持戒不自由，要約束自己這個不可以做，那個不可以做，你沒有白辛苦，將來得的果報會好很多，比別人強。這個佛法真是大智慧境界！以前在香港的時候，那時候我在香港，有個叫做野狼案，在台灣報紙也能知道，說是他就是向一個有錢的人勒索，把這個有錢的人捉去了，捉去了向他家人打電話，說是在什麼什麼地方，有人手裡拿報紙，向你說一句話：「天官賜福」，你拿五十萬港幣給我。這件事後來是捉去的這個人死掉了，他好像家裡的人不給，不給就把他的耳朵割下來寄給他的家人，後來不知怎麼樣搞的，又把他父親也捉去了，這件事是這個土匪是成功了，五十萬是拿去了。那麼說這話什麼意思呢？佛法按因果的道理，作如是因得如是果，應該是這樣做才是合乎道理。不明白因果的人，「天官賜福」給我五十萬，我要這樣發財，這是不對的，這將來是不得了。所以這個是我們若想富貴，你修布施波羅蜜，你想要在人天中

得到尊貴的生命體，你持戒，這樣子以如法的道理去滿足你的希望，應該是這樣做。說別的人考試得了第一名，你生讚歎歡喜心，你自己也努力，你也可能考到第一名，應該是這樣才能是合法的，所以是「流轉生死富貴攝故，大生攝故」。

「大朋大屬之所攝故」，這就是忍波羅蜜，你修學忍波羅蜜的時候，你就會有這樣的功德，「大朋大屬之所攝故」。「大朋」，這個印老法師的解釋和王恩洋解釋都不一樣，不是一樣的，這個意思都是差不多。那麼這兩個「朋」還是朋友，「大朋」就是有高明大智慧的人是你的朋友，你有這種朋友。「大屬」，這個「屬」是隨順，彼此相愛的人叫做屬，所以叫做眷屬；就是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兄弟姊妹這叫做「屬」。這樣你的朋友裡面有個了不起的人和你做朋友，你的父母、兄弟姊妹裡面也是有了不起的人做你的「大朋大屬」，屬於這樣的事情。那麼這個就是因為修學忍辱，你同人和樂無諍，那麼長期的做朋友，你就會有得這種果報。

我想了一想，為什麼忍辱會能夠得到這種果報呢？什麼理由呢？忍辱和這個「大朋大屬」有什麼關係呢？我解釋個理由，就是譬如說你做老師，假設你是做老師，你有學生，你要忍耐一點，這個學生說你講得不好，我一甩就走了，我不講了！這個事是不行，你要忍耐一點。或者和人家共同的合作一件事，你也要忍耐一點。這個菩薩，發了無上菩提心的菩薩總是以佛法的智慧做自己的思想，所以和人做朋友的時候呢，也是用佛法逐漸地來利益自己的朋友，周圍的人，做朋友而你能夠和樂無諍，你用佛法所饒益的人，你同他合，同他合就能常在一起，常在一起你逐漸地這樣栽培，你自己也進步，你的朋友也進步。今生結下了這樣好的因緣，來生還是到一起去，到一起還繼續地栽培，這樣時間久了，大家都進步了，所以你的朋友裡面有「大朋大屬」。如果你不能忍耐的時候，那你沒有栽培過別人，而你自己也栽培也不見得好，那就怎麼能有「大朋大屬」呢？就是不能有。

好像頭幾天我講過這件事，在歷史上看，我就感覺到劉邦他就是有很多的大人物幫助他打天下。而這個唐太宗也是，他打天下不管是文的武的都是有了不起的人，其他的那些人都不行，沒有他多，沒有他那麼多。所以人與人能做朋友，你要忍一點，你要忍一點的，你將來你才能這樣子，你才能有這樣的成就，不要有一點不如意就發脾氣，

這不行的。我看這個《三國誌》劉備的傳，說他是喜怒不形於色，喜怒不形於色，這也不容易。劉備當然不是佛教徒，不過我去了這個峨嵋山，我發覺峨嵋山的佛教很早，很早很早就有佛法，就是在摩騰竺法蘭那個時候五台山就開始有佛法，那是在佛法初到中國的時候就有佛法了，但是我相信劉備不會是佛教徒，他那時候哪有時間去接觸佛教呢？但是劉備有這種本事，喜怒不形於色，也就是有多少忍力，所以他能做領袖也不容易。所以我們說「大朋大屬之所攝故」，就是要修，由修忍辱波羅蜜就會有這樣的事情。

「廣大事業加行成就之所攝故」，這是精進波羅蜜，精進波羅蜜有這樣的功德。這個精進波羅蜜這上面，「廣大事業加行成就之所攝故」，不是一般的小事情，這是大的事情。大的事情，這一個大的事情放在你的肩上了，叫你去。這個「加行」，你就採取行動，你能令這件事情成就，成功，能把這個大的事情做成功，你有這種能力。有這樣的能力你能做大的事情做成功，你有這樣的能力，這個能力從哪裡來的呢？從精進波羅蜜來的。就是從現在開始，我做什麼事情的時候我不懈怠，我一定有始有終的把這件事做成功，那麼就是精進波羅蜜。一件事做成，再做第二件事，第二件事做成做第三件事，總是把事情有始有終做圓滿，你這樣訓練自己有這種能力，你今生這樣訓練，來生也這樣訓練，多少生長時期的訓練，你就具足了「廣大事業加行成就之所攝故」，這樣的勝利，你就得到這種勝利了，這是精進波羅蜜所得到的果，所得到的勝利。這的確是不容易，這實在呢這也要有忍，也要有忍辱的力量才可以，沒有忍你就受不了。小小辛苦了一點，我不幹了，我不做了，我要辭職！就是這樣。所以這個佛菩薩的智慧他觀察人什麼事情是怎麼成就的，由果而知因，由因而知果，這樣的開示我們，我們若想要得到這樣的勝利，你就應該這樣做，應該這樣做。「廣大事業加行成就之所攝故」，這也實在是領導人所應該具足的條件，不然你做不來。

「無諸惱害性薄塵垢之所攝故」，這是修這個禪波羅蜜：你常能歡喜靜坐，由於你能靜坐，你就能夠調伏煩惱，調伏這個煩惱。這上面說「無諸惱害性薄塵垢」，「無諸惱害」這句話怎麼講呢？印老法師講得好，這個「惱害」就是誰能傷害自己呢？就是自己的煩惱，自己心裡面的貪瞋癡的煩惱能傷害自己，不是別人能傷害的，這個話是非常正確。譬如聖人沒有煩惱了，凡夫去傷害他，是傷害不到的。你

就是用刀、用劍去傷害他，把這身體破壞了，但是實在他沒有受到破壞，你不能傷害他的。他若不叫你傷害，你還是不能傷害的。他同意了，好！我這身體讓你傷害無所謂，他再重換一個，也沒有關係。所以這個「惱害性」，「惱害」，就是煩惱對自己的傷害。「無諸惱害」，說這個人他沒有煩惱的傷害，沒有這些，就是什麼呢？就是因為你多修禪定，他能修禪定把這個欲界的煩惱調伏了，得到色界定以後沒有欲界的煩惱。三界裡邊煩惱最重的人就是欲界的衆生，這個色界天、無色界天的人的煩惱輕微，都成了無記性的了。「無諸惱害性薄塵垢」，「性」者心也，他的心「薄塵垢」，不能說沒有塵垢，但是特別的淡薄、特別的少，「薄」者少也。那麼這樣的勝利就是修禪定所得到的勝利，你常常靜坐，你將來就得到這樣的果報，沒有煩惱。

「善知一切工論明處之所攝故」，這是修般若波羅蜜所得到的果報。這裡說呢，是得到世間的智慧，就是後得智的事。「工論明處」，「善知一切工論明處」這個「明」，印老法師當做學問講，有學問，就是這個五明，五明處，五種明處就是內明處、醫方明處、因明處、聲明處、工業明處，就是工論明處，也叫工巧明處。這印老的解釋：這個內明處就指宗教和哲學，叫做內明處。那麼醫方明處當然就是醫藥學。這個因明處就是論理學，這個宗因喻的這些事情。聲明處呢，印老的解釋就是文學和音韻學，音韻學就是應該是音樂包括在裡邊了。工業明處，譬如說造房子這些事情，那麼造這一切的工業的用具，這些學問，這些知識。那麼「善知一切工論明處之所攝故」，你修學般若的人，將來你有這種勝利，他能知道這五種明處，這個「工論明處」就包括這五種明處，他很容易就知道了，就學會了。只是說到這一點，當然也應該包括其他的後得智，佛法裡面的智慧應該包括在內的。在這個無著菩薩《金剛般若論》那上面說的呢，是「於大人衆中得自在」，那是般若的勝利，學習般若的勝利。這是說修六波羅蜜，修這六法，布施、持戒乃至智慧能得到這六種勝利。

勝生，無罪，乃至安坐妙菩提座，常能現作一切有情一切義利，是名勝利。

這是說出世間的勝利。是說這個發無上菩提心的菩薩他修學六波羅蜜多的時候，他不但能得到前面這六種勝利，還能得到出世間的勝利，出世間的勝利是什麼呢？「勝生，無罪」，就是他能夠在世間流

轉生死，大富貴、「大生」、「大朋大屬」這些功德，而他這時候得到這種勝利的時候，他不會再放逸做種種的罪過的事情，不會再造罪。凡夫也能夠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，得到這六種勝利，凡夫也能，但是得到勝利的時候就放逸，就造罪，造種種罪，這不能和菩薩比，菩薩得到這六種勝利的時候，他不因此而造罪，他不會的。

「乃至安坐妙菩提座」，這什麼意思呢？他得到這六種勝利的時候，他得了以後他不會又沒有了，享受了幾千年萬年以後又沒有了，不是，他乃至到得無上菩提一直有很多很多的勝利，相續不斷地有這種勝利。若是凡夫做功德得到六種勝利，可能得一生兩生，或者壽命長一點，做轉輪王，做個八萬四千年，或者是做了很多年，結束就沒有了，又去一般的流轉生死了。印老法師說「頃刻而盡」，不知多久又沒有了。但是菩薩發菩提心修六波羅蜜，得六種勝利的果報的時候，無窮無盡地相續下去，所以「乃至安坐妙菩提座」。

「常能現作一切有情一切義利」，凡夫得到這六種勝利的時候就是自己享受，或者給他父母、兄弟姊妹也可能享受一點，別人就不行，別人不能享受的。菩薩不是，菩薩得這六種勝利的時候，「常能現作一切有情一切義利」，去幫助一切衆生離苦得樂，能救護一切衆生，有這個大悲心，和一切衆生共同地享受這種勝利的果報，因為有這樣的慈悲心。所以這一共是三樣：一個是「無罪」，一個是「乃至安坐妙菩提座」，第三「能現作一切有情一切義利」，和凡夫不同。「是名勝利」，這是菩薩修六波羅蜜多所得到的勝利、功德。

癸、抉擇

如是六種波羅蜜多互相抉擇，云何可見？

這是六波羅蜜「十門分別」的最後一科，「抉擇」。這個「抉擇」什麼意思呢？「抉擇」，就是揀擇，就是觀察的意思，觀察如是六種波羅蜜多的深隱之義。這個「互相抉擇」，就是六波羅蜜多，有一個波羅蜜多就會有其餘的五個波羅蜜多，這叫做「互相」。這是什麼意思呢？就把這樣的深義把它抉發出來，叫做「抉擇」。

世尊於此一切六種波羅蜜多，或有處所以施聲說，或有處所以戒聲說，或有處所以忍聲說，或有處所以勤聲說，或有處所以定聲說，或有處所以慧聲說。如是所說有何意趣？

「世尊於此一切六種波羅蜜多」，前邊是問，「如是六種波羅蜜多互相抉擇，云何可見」，這底下回答。「世尊」，我們的本師世尊，「於此一切六種波羅蜜多」這個「一切」就是「六種波羅蜜多」，這個「六種波羅蜜多」的菩薩行在一切的修多羅裡邊有各式各樣的情形。「或有處所以施聲說」，或者佛面對所教化的衆生的地方，以布施的音聲宣說出來，就是這裡邊六波羅蜜多都具足的，但是佛說這是布施波羅蜜多，佛這麼說。「或有處所以戒聲說」，有的情況呢，六波羅蜜多都是具足，但是只說這是戒波羅蜜多，只這麼說。「或有處所以忍聲說」，用忍波羅蜜多的聲音說出來。「或有處所以勤聲說」，就是精進波羅蜜多說出來。「或有處所以」禪波羅蜜說出來，這個「聲」也是說的意思，或者是名字的意思，以禪波羅蜜多的名稱說出來。「或有處所以」智慧的名字說出來。「如是所說有何意趣？」這又來問，問這個事情。像這樣的情形，佛有什麼樣的深義在裡邊呢？

謂於一切波羅蜜多修加行中，皆有一切波羅蜜多互相助成，如是意趣。

這個道理就在這一句回答出來了。「謂於一切波羅蜜多」，這就是說佛的慈悲心就是在衆生學習一切波羅蜜多的時候，對於這麼多的法門需要努力地去修行。「皆有一切波羅蜜多互相助成」，不是指一個波羅蜜多的，有其他一切波羅蜜多互相幫助才能成就的。所以不論

哪一個波羅蜜多，都有一切波羅蜜多在一起的，而佛這樣說法，他的用意就是「互相助成」，就是一定大家要合，這個修行才能圓滿的。

那就像這個布施波羅蜜多也應該有戒波羅蜜多的幫助，因為你若是布施給衆生的時候，你有戒的莊嚴，你有戒波羅蜜多的莊嚴的，你表現出來的行動、表現出來的語言都是如法的，那麼衆生心情也會尊重，而不會傷害到衆生，那麼這個布施波羅蜜多就會很順利地成功了。那麼布施、持戒、忍，還需要有忍波羅蜜多的莊嚴，因為布施的時候，不是那麼順利的，就會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，你心裡面也還要有忍的，因為衆生也有可能會觸惱你，你一定要容忍。精進波羅蜜多，這個你修行布施波羅蜜多的時候，不是一時間就能圓滿的，並且菩薩道是一個阿僧祇劫一個阿僧祇劫的這樣修行，你一定要精進，不能懈怠，才能圓滿布施波羅蜜多。那麼禪波羅蜜多，你修行六波羅蜜多的時候，你不但是有忍、精進，你內心裡面還要有禪的莊嚴。這個暫時的事情總是容易辦，時間短很快就做完了就結束了，那是比較容易。若是長時期地做一切功德利益一切衆生，沒有禪是做不來的。這個有禪波羅蜜的莊嚴的時候，做什麼事情不辛苦，而且做得更殊勝。有般若波羅蜜多，你要知道怎麼樣去做這個布施波羅蜜多，那就是要智慧；通達布施波羅蜜多的諸法實相，那也要般若波羅蜜才能夠通達的。這個沒有般若的智慧的時候，你修這個布施的時候，有的時候自己猶豫不決，不知道應該怎麼做，所以這個智慧也還非常重要。乃至般若波羅蜜多也需要有前五波羅蜜的莊嚴，你只有智慧也不可以，也要前五波羅蜜的莊嚴，這樣子你這個功德才是圓滿的，所以說「皆有一切波羅蜜多互相助成，如是意趣」。

第二項、結頌

此中有一唵陀楠頌：數，相及次第，訓詞，修，差別，攝，所治，功德，互抉擇應知。

這個「唵陀楠」翻到中國話，翻個集施，集會的集，布施的施，集施，就是集所說義施有情故。積集所宣說的法門、道理，然後布施給衆生，所以叫做集施。這裡面有一個頌，這個頌就是把前面這個「十門分別」全面地說出來。

「數，相」，六波羅蜜多的這個六數，「相」就是六種殊勝，「及次第，訓詞」。還有這個「修」，幾種作意修、意樂修。還有「差別」，每一波羅蜜都有三種差別。還有「攝」，攝一切善法。還有「所治」，所治的六弊種種。還有「功德」，就是那個殊勝的果利。「互抉擇」，就是將才這一段。「應知」，應知道這就是十門分別的名字。